

青  
春  
夢

嘯  
燕  
著



北师大图 B2352790

## 青春夢序

在這近二十世紀的青年，慾望極其高，心志極其大，猶其是說話，無着無邊的滿不在乎。不獨中國爲然，就是世界各國，亦莫不是這樣。不過歐美科學高明，實業也因之而發達。一般青年，事有專職，學有專究。就是極卑鄙的工人，進而至於農商，得到相當學業，也可扶羊角而獲到全國領袖的地位，這是歐美青年，對於學問實業，所以努力，而指望前途成爲偉人，作一番轟天震地的事業希冀。若說到中國的青年，可就有點相背而馳了。前途是渺茫的，處地是黑暗的，環境是惡劣的。簡直可以說：是青年的一切，皆足使之灰心而喪志。這麼以來

，既不能從正軌以達其心志，可就想着從異端，滿足他的慾望了。所以殺人放火，打家劫舍，法在不赦的土匪，一步運氣，或可成了偉人政客。可是話又說回來了。殺人不展眼的強盜，也有忠誠孝悌，比偉人政客的心眼，還好的多，那能都是些黑心爛肺的呢？天良發現的青年，不去幹打家劫舍的事情。可是也想着謀出路，打算作偉人，轟轟烈烈的，也希望鬧一輩子。但是請你拭目看看，也有這個光明的道路走嗎？念書的讀一輩子書，從最高學府舉了業，亦不過作個教書匠而已。販來的再去賣，那簡直沒一點兒意思，這還是是有成算能牢固飯碗的高明手。至於那些賦閑的，就是教書匠也不能夠獲個名兒，或是



「朝爲教書匠，夕被學生逐」不識時務的大飯桶，從小校直念到大學，化費的錢，不消說是很多的了。父兄所肯供給不吝，也就謂的以後一錢百利。誰知畢了業，一個大，也不能給家裏，以慰父兄之寂苦，還得生活一切提高，還得從家要錢，供個人的奢靡。這麼看來，真真冤枉透了。就是總理所謂小窮，經濟力還可伸長，到歐美放羊，騙來等等博士徽號，回國再詐取個外交等等頭銜，赤手空拳，疲命於勢者之門，遭盡虎狼的白眼，爲人作俑，所謂何來？清夜捫心，真有慙愧死人的時候。至於商農工，乾脆，受你一輩子洋罪，賣血汗賺來的錢，集腋成裘，奉與大人先生們手裏，或者還能夠獲個知趣的名兒，不

然也是受鈍刀剝割，那種罪更是難受而難受啣？

所以有些青年們，異想天開，也學破浪乘長風，投筆從戎的故事。那裏想得到滿腔的希望，到頭來獲的是些虛無縹緲，留下不可磨滅的悲痕呢？

我讀了嘯燕先生的青春夢，蠡測管窺，所見到的是這點。所以敢公諸同好，和介紹未曾讀過這部小說的同志，仔細來研究這部書的真價值：是不是青年們，趨於「墮落」「自殺」的路上？陡然反悔，「放下屠刀」，「立地成佛」的好箴規？我還知道閱者的慧眼，定能得到更深一層的真意義。豈是謀衣謀食之輩，徒爲擬事寫情而已哉。

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日王綺霞序

# 自序

漫走天涯，留跡人海。歷盡世路之炎涼，增我閱歷。備嘗人生之辣味，益彼詞華。歲月羈旅，早懷賦歸之心。半生潦倒，嘗吟文窮之嘆。但以素志未酬，瘡痍難醫。長夜擊髡之杯，登場著孟之冠。淳夫子談笑有自，魯先生逃跡無由。麟喪魯郊，左傳失春秋之意。鹿起秦郭，史記繼聖人之筆。嗟呼！華夏凌遲，百孔千瘡：征塵迷目，誰是興國擴疆之雄？鋒煙貫日，盡爲箕豆相煎之輩！以至河山顛簸，軒冕沉淪。血染疆土改色，中流擊楫無人。時日曷喪，抱偕亡之痛。禍起蕭牆，興燃眉之悲。抑鬱幾作對泣之囚，披髮已成箕子之狂。撫銅駝而感喟

青 春 夢 自序

， 灑 淚 新 亭 ！ 寄 彼 隴 頭 ， 消 我 胸 中 之 塊 壘 耳 。

民 國 二 十 一 年 十 月 十 日 李 嘯 燕 序

## 青春夢題詞

余友嘯燕，年青有志之士也。感華夏之不靖，悲國土之淪亡！南天北地，疲於奔命。攘臂奮呼，救國如狂。然而，文弱無威，手無縛鷄之力。空谷傳音，致有反感之應。遂憤而著書，以醒青年之迷夢耳。余於捧讀之下，欣佩莫名，爰賦小詩，用以附驥。

雨濛山色翠。柳含暮煙新。我非悲秋客，不禁泣血淚！望家家仍在，憶國國破碎！敢質高明者，何人做此罪？征塵迷天日，銅駝沒荆榛，互操同室戈，相煎何太急？既喪祖國威，遍地遭蹂躪，哀哉生不辰，白首嘆青春。

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日潤波題於醫大

# 青春夢題詞

自九一八事變後，嘯燕自瀋歸來。和余相遇故都，言下涕零，不勝憤懣！孰意自此後，遁世銷跡，寄牢騷於詩詞？今又作小說爲消遣，其心胸之抑鬱，亦可慨也！故做漫詞，聊以寄意，和余友之寂懷云爾。

『風雲緊，匝地是征塵！』

鋒煙瀰漫戰馬嘶，血染蔓草與妖氛，

荒野泣冤魂！』

『國難至，神州將沉淪！』

半壁河山已改色，遭難同胞衣左襟，

啞聲帶淚吞！』

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日曹毓傑題於北大之西齋

# 青春夢目錄

## 第一回

日近長安遠憐卿薄命  
鳳去秦樓空笑儂癡情

## 第二回

認真施毒手血濺粉壁  
誤解傳來意頭懸雕樑

## 第三回

高閣話心事擎杯灑淚  
清流賦歸曲借酒澆愁

## 第四回

濯纓潛渡悲歌燕趙士  
解囊暗投慷慨送行人

## 第五回

鷄唱五更殘關山雪月  
林嘯暮氣深臺城秋詞

青  
春  
夢  
目  
錄

嘯燕李湘霞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識於故都

二



# 青春夢

## 第一回

嘯燕李湘霞著

日近長安遠憐卿薄命 鳳去秦樓空笑儂痴情

美麗彩鸞的太陽之神，射着針芒敏銳紅繡燦爛之光輝。燻熔雲霧，消滅毒氛。

御駕清風，背負青天，繞圍着機械式底地球，巡視世界孽魅，普照人間黑幕。蠻橫驕恣，蹶野而殘酷人類之蟲賊；和一些被壓，受剝奪，無可呼籲的怯弱者，都在牠的金光之下，熙熙蠕動。若果牠真以仁義爲懷，足可以爆發無數火球，來烘炸這大地上一切的不平。那麼，何必裝飾着尊嚴的面孔，雷厲風行，晝夜如斯；來愚弄這些冤苦無可告訴的弱小呢？這麼看來，牠老人家的威權，早已喪失於九原，屈服於

豺虎，受制於魑魅魍魎了！獠獍巨怪，張牙舞爪，足可以嚇唬牠。牠雖是戰戰兢兢，怯懼是懷。但是呵，不得不溫柔而靄，羈之以朽索，勉強來御駕，軟滑的手腕來鞭笞。換句話說：「就是撫摩而慰問。」依樣地，遭譴叱責。還得伏首帖耳，拱手以待下風，是如何底卑鄙而卑鄙呵！然而牠轉過臉來，不得不戴着一副欺騙式的假面具，來籠絡弱小對牠的信仰，以鞏固消逝無餘的威嚴。唉！是可爲也，還有什麼不可以作的呢。

幾株十圍合抱不住的參天古木，大本擁腫，不中繩墨。小枝卷曲，不中規矩。葉脫枝枯，已完全流露着老氣橫秋的模样。彷彿幾隻頂天立地，三頭六臂，唬人的巨怪。張牙舞爪，在想撲人似的。屈辱在牠的胯下，露出一角頹喪的別墅，朝南一面小窗，窗紙裂碎，策策底價響。是昨日那陣悲悽狂風，打破了的。這時的太陽光線，從紙裂了的罅隙，直射進來。醒悟了窗下擁几而坐的魏畫橋先生，滿眶淚苞，整整蠶蠅珠滾，玻璃着眸子，隔着淚水的積分，兩丸眼睛，滴溜溜愈顯漆黑，險些

兒全數就要齊滾下來。根根生動的睫毛，也都有點溼意。蓬勃黑髮，已早失掉修飾的必要。懶懶的頭頸，斜丟在一邊。元氣神情，混陷於愁城。魂勁魄力，消喪於恨海。左胳膊，疊作曲肱托腦的三角形。右手攔着筆，淚眼凝睇着桌上穿窗零碎的陽光。發覺了樹木聾聩，寒以其風，昨日突如其來的不速之客，是太陽之神的先鋒。明媚銳速之金色光線，洞燭了他肺腑難言之心事。逐移上墻，漸次西巡，陽光牽渡，印刻她的心事，另作下半球的功德去了。

魏橋看這掃除黑暗毫不留戀的陽光，惶惶自己被惡環境毒侵的苦楚。唯恐日光菩薩，不儘知道他所受的艱辛。而很怕給遺留下了備嚐備歷的冤枉。怯慄是懼，競慄爲懷；流溢滴滴欲墜的眼淚，已泛濫放浪，汎濫難阻。顆顆珠璣，粒粒拋滾，貫穿於燦爛金絲陽光之線上，漣漣欲動，羅織若露。暗示這是他所受人生之痛苦，絕沒有得到人間相當的代價。這一切的一切——傷心慘目之往事，如珠如玉，似精似血，聯貫成泣血漣如底淚環，緊鎖在日光菩薩的脖頸。朝夕摩弄，觀人生之酷劫

，發慈悲之心腸，好釋脫他人間的地獄，解除了人生的煩惱，安慰住他破碎不整的心靈。是他所頂香默祝，誠意祈禱所護於萬一的希冀。

然而魏畫橋這時怔怔底痴望着欲去的光線，和這些留跡未滅的淚痕，眼圈紅腫，突兀着像兩顆櫻桃。血淚已枯的眼睛，失掉了奕奕神彩的光芒。乾巴巴整個流露出殘酷的人生，不刻容緩，再能忍受絲毫。又聽着劍剝撕摩的風聲，刮的枯枝，鏗鏘鏘的發哨；混雜着一陣噦噦喳喳的雀音，同聒聒寒耳的老鴉在山叫。驚的怯弱欲裂的心幃，越發增一番臨深履薄的顫戰。悲感交集，走馬燈一般地一幕一幕重翻被壓迫受屈辱，簡直非人生式的慘劇！一時極悽惋極慷慨極悲憤的思潮，恨不得揚東海之波，來洗刷這污濁不堪的世界。但是無可奈何地長歎，悲壯憤懣，由怨望而生些妬忌了。

『有心爭似無心好，多情反被無情惱。』怒氣沖沖，衝髮填膺，也怕在他的混亂底意識裏，含着不少這一點兒的成分。魏畫橋瞪着那不容勾留，假飾慈悲的陽光

，欲去欲留，若欣若慰。徜徉徘徊，無向自得。金線牽引，彩蝶是的翩躚，又照在東廂半壁。彷彿青盼回顧，遠黛傳顰，忍淚低面，放眉留情，暗施暫且別離。誰知焦極理想的魏畫橋，情實堪憐！不知能否如了他的所求，賜給他以人生美滿的幸福；但是……？雖不能獲些兒物質文明的代價，果能接受神聖愛神之光臨，也不枉來世上隨喜一躡。孰憶雲雨悽迷之路，遇着更不幸的金碧蔭呢！不消說碧蔭的命運，出於奇而特奇，險而愈險，真另人真可思議。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初相識。」畫橋和她邂逅相識，惺惺惜惺惺，相訴相憐，兩相安慰。超過友誼，進到相當的程度。但是喇！精神方面是這個樣兒；肉體方面呢？還是依樣底兩無相侵，真可算是極純潔的高誼。

「雖緣同心結，孤舟破帆又遭風。」禍起風波，變化莫測。不知又有什麼非常的事情，降在他二人的頭上？這時的魏畫橋，深瞋蹙額，似有所思，頭兒一兜，無意識地把筆已丟到一邊去了。隨而扒在桌上，兩肩抽聳，吞吞噎噎，全身陷到悸顫

之中。淚人兒是的，很像哭陽光之消逝。忽然窗外，一派脚步声，接着有人問道：『密斯脫魏在家嗎？』這樣很熟的聲音，把他嚇了一跳，馬上抹掉了淚痕，截止住悲哀，怔了一怔，門子開處，走進來一位喜顰顰的人兒，正是他的老友左雲生。笑容可鞠地又問：『喂！又幹無聊的工作麼？』很不規矩的走到魏畫橋跟前，把腰斜懶着，胳膊放到魏畫橋的肩上。在背後站着，鶴腿隻立，這一條腿做成纏臺的弓形，脚尖撞地，馬憩蹄是的提了起来。左雲生很滑稽的眼光，無意識發見了明淨的桌面上，淋瀝着彈掉了的點點粒粒，稀稀疎疎的墨汁。蛇似蜿蜒的盡處，已是桌角的一隅，一桿自來水筆的筆尖，吻在桌面上綉着的彩色的花蕊，凝結了一大點墨水。似乎失掉了主人的愛惜，躲到了邊僻之鄉，黯然飲泣，流枯了眼睛裏的黑淚。左雲生不期而然順手把那枝筆拿了過來，嘿然問道：『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』說着就在條桌的東端一個小凳上坐下，默默地睜睜着眼睛，睨着魏畫橋只管出神，靜待他的回答。最後發見他紅腫的眼圈，還含着些淚苞，不免驚訝失色，也有點悽然而納罕。

了。魏畫橋噙着眼淚苦笑着。說：「密斯脫左吟吟之容，現於眉睫；有了什麼喜事，怎樣地欣慰呢？莫不是……」他像有意識把話頭兒岔開。但是淚眼轉盼的當兒，淚球就要滾滾拋下。破涕爲笑之際，忙把臉兒背了過去，藉着嗤嗤的笑聲，把淚痕拭了個乾淨。左雲生毫不注意，從紙押子裏頭，抽出一張詩箋，拈筆寫去。滿不在乎的說：「莫不是什麼，我又沒有姊妹們，還能得個外甥不成？」魏畫橋也不犯思索，直然接着道：「你表妹綠蕊不是快大喜嗎？」左雲生瞪了他一眼，笑道：「沒得事。果然那樣，我還能不知道？」原來左雲生和他表妹綠蕊已結了婚了，親上加親，不消說是愛上加愛。誰知事有大謬不然！雲生固然愛他的妻子，然而他爲的發瀉性慾起見，不但糟踢了綠蕊；還要廣爲蒐羅，施行引誘的能耐，欺騙的行爲。拆白手段，更要高人一頭地。不知蹂躪了多少女性，毀身喪名，屈服在他的胯下。綠蕊幾次諫勸，他絕不少改。反說：「綠蕊醋勁潑發。況在這樣年頭兒，男性女性誰都有自由的權利。何必牢守腐舊，干人是非。」綠蕊亦曾對着魏畫橋哭訴過幾次，魏畫

橋雖惡左雲生之爲人。奈朋友方面，更加疎遠；只好勸綠蕊隨和一些兒罷咧。故常獎誇綠蕊的特美，來打動牛雲生的心腸。那知他不但不爲之動，倒疑惑起魏畫橋什麼來了。但是不好露出，只在背地裏預防些兒。今見魏畫橋還沒說幾句話，又兜到綠蕊身上，越發自信不誤，暗暗有點銜恨他了！雖是這樣，最近左雲生又和凌霄女士戀慕的又到了相當的程度。所以把綠蕊攔到背後去，任人躑躅。他不但不管，亦不惋惜；魏畫橋雖有耳聞，碍於凌霄是碧蔭的大姑子，恐左雲生牛疑，口羞不好問他；今見他按紙走筆，寫的幾句歪詞是：

『卓文君兮慧而蘊，紅幃守寡可人憐。風流和如挑情戲，蝴蝶歸來共於飛。連理枝頭白頂鳥，青雲鄉裏彩鳳集。荆叢之仙侶兮擁嬌嬈而不如意，珠胎兮悻結，愛情之波兮恐溢。問爾世人兮我將何求？天道之轉移兮何疾何疾。……』

魏畫橋瞧着他寫的只管出神，領首會意，知他已和喪偶的凌霄，花蝶迷戀，暗渡春光。遂佯作不知，裝飾故態，也帶着一份喜意。坦然問道：『病相如也找了個再



世的卓文君嗎？」雲生收了筆，扭着纒作的歪詩，笑吟吟的痴然答道：「只許宋玉窺東壁，不讓張琪跳西墻嗎？」說着隨把這張詩箋，遞給魏書橋。嘴裏又念道：「摩詰畫有詩，伴狂喜填詞……」。極浪漫的神情，掀起屁股，胳膊又攬住書橋的肩上，眯着眼睛，兩人共看。心裏一時的喜悅，很不得將密絲凌的密秘，全都讓魏書橋知道，自己纔算快心。

書橋那有心聽他這幾句歪詞，不過扭着詩箋，支應故事。遂說：「你的寄意深遠，詞情沈洋。我是個矮子瞧戲，難免觀場之誚；那曉的你的寄意所在？請你說個明白，何必苦我所難。」魏書橋的悽楚在這時已完全消滅，藉故推開了左雲生了。毫不羈昵的左雲生，丰姿流溢，整個露出他的驕矜來。在屋裏兜了一個圈兒，遂說：「別賣弄把戲了，這個你還能不知道嗎？」依然落坐，雙臂聯絡成一大環，擁桌欲睡的樣子，佔了全桌三分之一。桌面上那點點的墨瀋，全都被他的衣袖掃淨。斜側着半面，微微笑着，形容出一種不可抑止的快慰。底確的，還帶着一絲兒不可對

人言的慚愧。魏畫橋又進一步的問道：『究竟是甚麼呢？你說哪，雖不能給我一杯羹，也可以分一份兒的喜悅。』左雲生遲疑了一回兒說：『你真得不知道嗎？』魏畫橋道：『若知些兒，誰還來問你。』左雲生漲紅了臉兒，笑道：『哦！我委實羞於出口；你猜一猜，看看怎麼着吧。』雖是笑着，鬍鬚做了什麼缺德之事，確乎是很難爲情。魏畫橋道：『這樣，半空游絲，捉風捕影去尋源問渠，還能得着個所自何來嗎？何必苦人踏破鐵鞋無覓處，你說說也全不費工夫呀。』說着抓耳撓腮，很像猜不透他的謎，煞像那麼一回事。又道：『你說哪？別要把人悶死。』一對奕奕的眸子，直睜着他，毫不發轉。鬧的左雲生踏到慌恐的地步，雖樂於談自己的趣事；掙奈凌霄是左姓近門的孫媳。若是不說，他問的另人退避不暇。真是情思拮据，左右兩難。只聽窗外有人唱道：

「少東人闖下了滔天大禍……」唱着就進來了。原來是同學胡超塵，到屋裏任陪說，吃了兩碗茶，就躺到裏間的床上，西皮二簧，又唱起來了。隨着滿面做笑

的郭寧靜，也到室內坐下，哦了一聲說道：『雲生這幾天的氣色，真叫不錯。……』話未說完，蘇郁秀，康書鈞，都進來坐下了。吃茶的吃茶，談話的談話，無非是些俗人俗事。胡超羣還依樣唱他的搖板二六，心不暇顧。魏畫橋聽郭寧靜話中有因，遂問道：『密斯脫左，又走了什麼好運氣了嗎？』左雲生道：『理他呢！鷹鼻鶴眼，沒有一個好的。』郭寧靜滿臉飛紅，冷笑了。說：『如若你好，也不該……』雖是哽噎住了話尾，底確還有莫可發洩的憤怒，只在沈默中隱現着。康書鈞道：『究竟謂些什麼，也值得恁樣急？』他看着各人，也沒答話的。魏畫橋扭着一本書在微笑，左雲生和郭寧靜，誰都是滿面怒容，失了和氣，像是久已醞釀成了的仇敵，剎那就可以拚命決鬪。不消說，室內若不是胡超羣清亮的口腔在調和着這樣死僵的局面，眼看着空氣就要漲起來。衆人這麼一沈默，都很像洗耳靜聽他的戲曲。一時鴉雀無聲，比皇帝出來，還要清靜些呢。胡超羣從裏間跳了出來，哈哈笑道：『我唱的雖是不好，也值得你們這樣地出神嗎？』說的衆人，面面相覷，不期而同的譁

然大笑。蘇郁秀睨着郭寧靜突然問道：「真的你和你們督辦，實行過性交嗎？」一句話又說的滿屋闐然，笑的魏書橋丟了書，只管咳嗽。胡超塵彎腰扶着桌角，只吵肚疼。康書鈞端着一杯茶，呷了一口，噴了左雲生一身。左雲生笑的眼裏出汗，掙扎住纔想指桑罵槐，出出悶氣。郭寧靜立了起來，發急道：「你纔和督辦性交過呢！」又嘿喪着臉說：「郁秀我素常和你並不要嘴，怎麼你說我這話呢。」蘇郁秀很慚愧說：「這是馮先生對我說的。」正嚷着馮連級也來了，見他們笑的一仰一合，鼻涕淚流。摸不着頭腦，纔想問話。郭寧靜瞟了他一眼，說：「馮先生謂什麼不說他和督辦性交過呢！」蘇郁秀答道：「那我可就知道了。」左雲生俏皮的說道：「這可謂舌戰王朗，罵的裁馬而亡。」微笑着凱旋而去。馮連級指着郭寧靜期的說：「何苦來你罵我。我說你和督辦的姨太太戀愛呢。」

當時郭寧靜又和他們閑話了一回子，總覺着他們話裏有刺，很不好意思就回來了，無精打彩的觸目一切，一睹生厭。躺到床上，想他們惡語傷人，底確有因，合

目思以往陳跡，不由面紅耳熱，羞臊的無可奈何。神思昏迷，彷彿又在南京是的，可驚可喜，却乎是生命史上不可磨滅的遺痕。

原來郭寧靜自幼從戎，仗着臉子漂亮，人格伶俐，受本軍督辦的寵愛，隨在督辦公署，做親身護隨。督辦王瑤卿，姨太太共有九位，大半是擷擄來的，——非超等之娼妓，即受過中等教育之女生。個個都是孌孌婷婷，體態妖嬈，服裝華麗，修飾時髦。古人說專制時代，後宮之費，不下一敵國。這樣看起來，稱霸一方的王瑤卿，也無怪剝奪數省民衆的脂膏，來供奉他的羣姬的奢侈。盜跖式的性子，雖極殘暴，却肯在女子身上用工夫。天天在粉白黛綠的叢中，那消得幾許折磨；久而久之，也有點勞不暇給羣姬之歡。都是華春的少婦，又在富麗的境域中培養着，住的高樓廣廈，吃的珍羞美味，一天天耳聞目染，都能夠另人銷魂，越發增助性慾方面的沖動。但是不能夠滿足。無法消遣。雖是「侯門一入深似海，」也有點「春情蕩漾關不住」了。因之不勞而獲，郭寧靜的福，恐怕踏破九洲，遍嚙芳香。秦淮河畔，時渡

紅儂之影，莫愁湖畔，縹緲玉人之魂。王瑤卿雄名全國，却受制於幕下。淫人妻女，妻女被淫，也無怪其然了。誰知他的惡貫滿盈，依樣是不滿慾望，不知在甚麼時候，又弄來了一位很漂亮的少女，貯之高樓。幾位高等僕婦，花言巧語，說的石頭點頭似的，溫言勸解；那位少女哭的淚人兒是的，老實在哭泣！那時，幾個强有力的軍閥。又操同室之戈，和張三，打李四，鬧的翻天覆地。國事日趨惡化，軍情吃緊。王瑤卿的地盤，雖不當戰事之衝，也不能說不受很大的影響。却是一脚雙舟，抱着客觀的態度。但是謂擴大地盤，也不得不為籌劃軍機而忙碌。所以這夜在議事廳和衆參謀建議良策，暫不顧及房幃之事。把親隨郭寧靜叫到跟前，伏耳低言說了幾句。郭寧靜答應個是，就回後宅來了。那時正是七月中旬，月兒分外皎潔，照着這一片飛閣流丹，宮殿幃幃，愈顯其宏壯偉麗。郭寧靜慢慢走着，自忖：「督辦萬不該放縱幕下的虎狼，擷擄人家的深閨秀女、來做個人的魚肉。」他正這麼樣想着，一人正撞了他個滿懷，幾乎跌倒！他唬了一跳，細看那人，是位中校副官，二姨太太

的娘姪白敏熙。他怔怔的就要舉手敬禮，那人蹣跚慌忙，沒及回顧就去了。這麼一來，郭寧靜心裏就疑惑起來，想：「白敏熙是個十八九歲的少年，比自己也不在以下，又是同歲，素日也來的着，影影聽說，近日他和六姨太太朝霞火似一般熱，花前月下，指誓盟心，莫非他這時瞧着督辦有事纒身，又作雲雨巫山，夢遊高唐嗎。況朝霞和自己像久已疎遠，把以前的親愛，全都拋於東海。也可見水性楊花，所適無定。」一時的思潮，感憤悲歌，不期然就踱到朝霞樓上，靜悄悄沒有一人，冷笑了兩聲，到裏間來，真個鳳去樓空，蕩無芳影。一應細軟貴重之物，不翼而飛。虛設粗劣之品，依然猶存。郭寧靜彷彿在十里霧中，莫知所以。悵惘久之，還不見紅拂歸來，隨又向督辦所指示的地方來了。聽着屋裡幾個老媽無精打采的說：「別只難過了。教人勸了大半天，還沒個回心轉意兒，也好意思的嗎？我常說，小姐的福氣，正自不淺，又兼督辦寵愛妳，還有什麼不如意的呢？好好的勻勻臉，天也不早了，督辦老爺也快回來了。……」還要往下說，郭寧靜就進來了。老媽子們，知道他

是督辦的心腹，此時先來，必有見教；遂馬上招呼他坐下。郭寧靜細觀這位少女，穿着一件花旗袍，着着高跟革履，在屋子角一個皮椅上坐着，騰騰挂着那個鑲大理石的茶几。秀髮蓬鬆，映着電燈放光。雖看不清臉兒，却如雨後芙蓉，氤氳着一種窈窕的丰姿。遂屏退了衆人，滿面笑容，挪將過來，和她坐了個對面。不看猶可，一看嚇了一跳！你猜謂什麼呢？原來這正是崔師長的外甥女齊蓉仙。原來從前郭寧靜在崔師長司令部裏，待過一年多的光景。蓉仙的父親齊旅長抄匪陣亡，所以她和母親崔氏，被崔師長接了來和姥姥在一塊兒住着，那時和郭寧靜耳鬢厮磨，天天在一塊，年歲又不相上下，人樣兒又都出落的丰流，小孩的習氣，只有兩相親愛而已。趕到督辦公署請宴，郭寧靜就被王瑤卿留住，崔師長獨自歸來，神情惆悵，如有所失，蓉仙聽說，還泣哭了好多天呢。以後崔師長的軍隊，開往江西駐扎。蓉仙和母親崔氏，也就回了本籍了。暫且把這件公案束之高閣。相別三四年間，兵變於三江，匪起於兩湖，連年流離，一夕數驚。諒知被劫後，唯有一死。誰知於虎狼之窩，又重



逢故人呢。當時蓉仙看見這個輕薄少年，以爲是督辦老爺降臨，走到跟前，就想躲開。及至一看之下，極溫柔的郭君，又憧憬起她的往事。兩相忤着，沒說甚麼就大哭起來！郭寧靜情不自禁的一縷酸楚，也陪着流淚。忽然似有所悟，止了哀悲，就替她拭淚。蓉仙此時，也只有歡喜與悲憤。很悽其問道：「寧靜哥，咱們莫不是黃泉相逢罷？」握着郭寧靜的手又說道：「你怎麼也到這裏來呢？」郭寧靜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唉！也難說！……」又轉喜道：「萬也想不到今生還能會着妳……」跟着她又要流淚了。沈默了一忽兒，蓉仙又問他謂什麼也在此處？郭寧靜把別後說了個仔細。蓉仙此時纔知道並不是陷身匪窩，是在嚇嚇有名的督軍公署。自忖：「有崔師長的面子，或可拯救於萬一。」既有恃而不恐，所以把悲哀也就消滅了。當時二人燈下繾綣之情，見於言表。真有「在天願爲比翼鳥，在地願爲連理枝」之慨。又從長計議，脫此火坑。誰知他說話的時候，還有一人在外竊聽呢。你道是誰？就是督辦的第七姨太太紫蕙。她聽說王瑤卿又弄來一位小老婆，想看今夜的把戲，禁止住僕役

們聲張，悄悄躡到這邊來，聽着裏頭並非老傢伙的聲音，却是一雙鶯聲燕語纏綿的情緒。一時也顧不得辯認是誰，羨慕所激，下意識也有點情趣衝動，不想却溼了內衣一大片。思想去找郭寧靜，做今夜的消遣。一時身子又像麻酥了是的，又動顫不得，欲去不捨，心有所戀。恨不得到了屋裏，把那少年奪了過來，抱在自己懷中，纔算快意。誰知從玻璃紗往裏一瞧，心意竟冷了一半，滿懷愠快，就回來了。自思：「他怎麼和這位少女，倒是個舊相識呢？第一夜老傢伙不先嚐，莫非讓他做開導的先鋒，先要疏通疏通港灣嗎？……」正在這麼疑惑，樓門開處，郭寧靜笑嘻嘻進來，立在她跟前，笑道：「太太還不睡覺，痴想什麼？」紫蕙斜懶着頭，瞅了他一眼，嘆道：「我睡不睡，與你什麼相干？」郭寧靜坐到她側面，把手按着她的香肩，把臉湊了過去，笑道：「妳怨我來的有點晚罷？妳知道不？現在幾個軍閥子又要起閥；忙的老傢伙也顧不的頭戴金盔，馬馬虎虎，弄來了一位小老婆，誰知竟是崔師長的外甥女呢。」本來紫蕙就有點惱他，見他這麼以來，又說的這麼離奇，早有幾

分高興，却又須用他的撫摩呢。遂把他推開，說道：「誰和崔月三有仇，弄他的外甥女來獻給這老貨呢？」郭寧靜道：「那可就不知道了。」紫蕙又問：「真的老傢伙今夜不回來嗎？」郭寧靜笑道：「誰還冤妳不成；我來時碰見敏熙，到西樓上又不見了鞠霞，今晚二人，大概又出去住旅館開房間，一夜不回來，還說不一定。」紫蕙這時，立了起來，在地上遶了個灣兒，把旗袍脫了，郭寧靜馬上接過來放到衣架上，細瞧她穿着一件粉紅小襯衣，一對突兀的乳峯，豎於兩胸。薔薇笑靨，越顯嬌靨。一時呆了是的，死釘着她變立着。紫蕙看他丑的出神，怪不好意思的，照他臉上擰了一下，撇着他笑道：「你還不出去，老是在這裏做什麼？」郭寧靜被她這麼以說，不由臉色飛紅。就笑說：「我出去，妳讓嗎？」紫蕙坐到碧紗櫺裏，唧咕着說：「誰稀罕你；虧得你一張好嘴。」此時，郭寧靜說了一聲少陪，出來小解，看見對面樓上，一位少女，撫着欄杆，對月出神。仔細一認識，却是督辦的大姑娘月嫻女士。他遂躲到暗裡，細瞧她的行動。忽然風動竹響，從東邊的花叢中，出來了一

人，鬼鬼祟祟，望着對面樓上，看了一眼，月嫻也招手示意。那人就偷偷摸摸的上來了；只聽樓門響了一下，把郭寧靜唬了一跳，再看，一點影兒也照不見了。正是：煙雲烘出月空明，倚欄嬋娟似合情。香風波動篩花影，渴色人兒暗潛踪。但是，究竟猜不着誰有這般艷福，逢此奇緣，他正想着，忽然背後一人把他抱住，唬的他津液橫流。正是：『偷香國手攀桂枝，不防暗中宋玉窺。高唐雲雨未成賦，身作楚囚對誰悲。』欲知抱住他的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

### 認真施毒手血濺粉壁 誤解傳來意頭懸雕樑

且說紫蕙解衣就榻，渴慾思飲的情緒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誰知竟有個徬徨四顧的郭寧靜，不解人意，要藉故小解。真是「欲驕馬馳，反坐駱駝。」越急越慢，也是無可奈何的事；只好坐守羅幃，暫奈寂寞。那想到坐等了大半天，慾水流了一大盆，也得不到圓滿的排解。真是慾念橫溢，莫可奈何；正自苦悶的不耐煩，一隻白花貓兒，喵喵！喵喵！的叫着蹣跚到帳裡，很馴順的躡着她的身子臥下，唵嚕！唵嚕！的睡着了。紫蕙冷笑兩聲，狠狠照着貓兒身上打了一掌。唧咕着：「不懂人性的禽

獸，不能給我排瀉一點兒的難受，誰喜歡牠親近。」這麼以來，那貓兒從夢中驚醒，遭了主人的驅逐，沒敢叫喚，就跳出去跑了。這裏紫蕙再不能制止邪念，也就跳下床來，披了一件斗篷，悄悄出來，見郭寧靜躲在月蔭，正瞋着對面出神，似有所悟，不由點了點頭兒。老是不動，像釘到那裏是的。就想唬他一下，冷不防從背後，把他攔腰抱住，也禁不住嗤嗤的笑了。郭寧靜這纔知道是紫蕙，石頭落地，雖放了心。但是心幃裏稚鹿，依樣還是亂碰亂撞。轉過身來，擁着她接了個香吻，還好像在玄武湖花船上，第一次和她擁着接吻一樣地害怕！紫蕙推他去睡，他把剛纔情形說了，就徵求紫蕙同意，去找月嫻小姐，看看究竟是誰。紫蕙道：「算了罷！人家不找尋自己，自己還敢挑人家的不是嗎？常說：『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』何苦來？去找沒趣。」說着就携手回房，同入羅幃。一夜的情綿綿，意款款，綠叢紅葩，蝴蝶躡躑，雲興於東海之濱，露滴於芳蕊之間。正是：

碧紗櫺內舞鴛鴦，莫愁湖畔擺戰場，溫柔鄉裏龍戲鳳，楚襄渴倒陽台上。飛蛇

深潭巧弄珠，片片桃花逐水流。漁郎泛至避秦處，搖舵撐篙驚白鷗。

二人雖是情思纏綿，魚水親愛；但是郭寧靜惦記著蓉仙女士，況又是偷空投宿，絕不敢延遲到天亮。再者早點起來，背地裏可以偷覷和月嫻勾搭上的，究係何人。也可以看看朝霞，是否歸來。遂託着督辦讓他早些接去，時已五句鐘了，就起身向前邊來。紫蕙雖還戀戀，捱奈神竭力疲，趕他走後，也就昏昏沈沈入了夢鄉。

郭寧靜趕忙到前邊來，見內衛纔換了崗，他就沿着迴廊，向辦公室裏走，站崗的指着左側的休息室裏點頭，郭寧靜會意，繞了過去，聽着屋裏，虎偃沉沉，鼾鼻如雷，知道督辦未醒，就轉了回來，纔入了月亮門，看見王瑤卿的大少爺王錦波從北轉東，向二姨太太的院裏去了？心裏雖納罕他起的早，也不疑惑昨晚所見的是他了。

原來王錦波和月嫻是正太太所生，母親死後，依賴着兩位媽媽長大。在這歐風盛行的中國，纨绔子弟，公子哥兒，不免爭先恐後去仿倣，錦波也就濫入浪渦裏頭了。在前幾天，徵求好了父親的同意，兄妹兩要往美國留學。你想月嫻姑娘也是個

新潮流裏頭的健將，還有個不願意去的嗎？也恨不得脫離了這樣腐臭國度，度那理想中的蜜月。所以兄妹倆商量起程日期，白天老實在一塊，說說笑笑，談的極其神秘，萬也想不到，却早人約黃昏後，又先試驗入港的手緒。一夜的欺語濫言，搖舟扯帆，風吹紅浪，蘆葦燕穿。也記不清輪渡風月之港，也說不定船泊綢繆之灣。趕到醒後，依然醉臥高樓，足未出戶。自忖：「在這不文明的祖國，不得不忌諱些兒嫌疑。」遂馬上起來，別了月嫻，就便到二姨娘處討個好兒。到了那裏，只見朱門緊閉，鸚哥猶眠，遂折了回來，向自己屋中歇去了。

且說郭寧靜到蓉仙樓上，見紗簾未捲，門闌晨燕；幾個老媽子，在隔間打睡，也不驚動她們，就推門進來，但見紅幃籠罩，蓉仙尙臥；真似酒醉芍藥，恰如春睡牡丹。也不便叫她，就出來了，剛出了屋門。蓉仙似有所覺，打了個舒掌，一滾坐了起來，把他叫住。搓揉着眼睛，說道：「我當是誰呢；原來是……」沒有是出來，就滴淚抹眼的嗚咽着。郭寧靜馬上湊了過來，擁抱着給她拭淚。悄悄的說：



『請你暫且寬心，今天我務要給崔師長寄個信兒。這時我還得出去，督辦冷不防的來了，可就難擺弄了。』說着和她接了個甜香長吻，又安慰了一回兒，就去了。誰知出來就碰見督辦，只得雙臂低垂，悄悄站在一邊。

且說王瑤卿雖是勞了多半夜的神，本意軍機商議妥了，就回來的；怎奈抽了幾口大煙，接續擺上酒宴，喝了個酩酊大醉，不覺神意倦懶，情思昏迷，不知不覺的躺下睡着了。常說：喜事牽人心。他從夢中驚醒，酒亦醒了一半，天也大亮了。也顧不得叫人跟着，獨自向後宅來，恰碰見郭寧靜，遂問：『怎麼着，也有點意思兒呢？』寧靜臥，施了個舉手禮。答道：『報告督辦，她是崔月三的外甥女兒。』王瑤卿問那個崔月三？郭寧靜說了聲崔師長，遂怒道：『混蛋！他的外甥女兒，就不配給我做姨太太？』郭寧靜迎着風頭兒，又說：『崔師長還不是督辦手心裏的螞蟻，何況……』王瑤卿沒等說完，趑趄着笑道：『那麼，你何必拿着師長的官銜，來壓我興頭。』郭寧靜訕笑着，已被王瑤卿攥住手了！欲脫不能，就跟着躡過前庭，

在那棵芭蕉樹下站住；遂疑遲了忽兒，讓郭寧靜到六姨太太那裏瞧去，待回兒，他還來呢。郭寧靜會意，就向西院來，見王瑤卿已踱到蓉仙那裏去了，不免發生一些驚疑，生恐蓉仙不往遠處着想，遂送在惡軍閻手裏。一路想着，到了樓上，依然靜悄悄的只有幾個僕役，在淨几桌，擦樓板，郭寧靜這時纔明白朝霞敏照借手同逃，去實行過那一夫一妻的歲月。欲待報告了去，又恐其事不確；正自憑窗納悶，心下猜疑，忽然幾聲槍聲，發自蓉仙樓上，已然料到事出尋常，趕忙跑了過來，正和王瑤卿撞了個滿懷，楞楞的站在一邊；見督辦一臉怒容，滿面殺氣，渾身沾着血跡，嘴裏唧噥什麼：『媽的，還敢行刺本帥。』郭寧靜問刺客在那裏？王瑤卿瞋了他一眼道：『你到那裏瞧去。』說着竟自去了。郭寧靜三步並作兩步，來到蓉仙這裏，見幾個老嫗，探頭探腦正向屋裏瞧呢。見他來了，都隨着進來。但見：

紅染錦褥，血濺四壁。嬌軀豔裝，已花殘萎靡，橫殯紗幃。丰韻之倩影，已做一縷芳魂。緞緞如燭，隨風灰燼。一時心疼，不禁淚如雨下！忽然覩見死屍心窩，尙插

着一柄小刀。雖是血跡模糊，但雕漆的手靶，十分像自己隨身帶的那柄七寸雄劍，不由失色。又見嚙喉也是刀傷，遍身槍傷數處，竊恨軍閥殘忍，至於此極！真有一時日曷喪，欲與之偕亡」之概。

原來蓉仙在昨夜見郭寧靜進來，相叙故舊，就已委決了心願。和他擁抱着的當兒，覺着郭寧靜的腰間，硬梆梆的似件東西。隨手從他衣袋裏，悄悄掏了出來，攏到褲下。趕他走後，拿出來一瞧，原是紅綢子裹着一柄解腕利刃。點了點頭兒，就藏到身邊。橫着大無畏的精神，自思唯有一死相拚。在今天清晨，老媽子見他起的怪早，以爲是有了點意思兒了，隨送進洗臉水來，請他化裝，就又解勸了兩句：「齊小姐多麼有造化，今生今世，還有什麼不如意的呢！」見她低頭不語，以爲是害臊，就笑着退出去了。蓉仙正自呆着，屈着窗外發怔。聽見老嫗招呼，走進來一位拄拐杖的老頭子，幾個婢女，圍着給脫了衣帽，沏了一壺茶，送來一盤菓子，一盤點心，就都退出去了。蓉仙看他童頭蒼髮，掃帚是的眉毛下，陷着一對棱棱放光的三角眼

。滿臉花紋，處處露着老態。斷髮鬚，劃成八字形。醉醺醺走到自己跟前，真是獶猴現形，醜態百出。蓉仙雖是花顏玉骨，却按不住一把憤火，直冲頂門，趕他湊過來，就要擁抱的當兒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抽出小刀，順手扎了過去。王瑤卿一見大怒，仗着身強力壯，就勢抓住她的玉腕，劈手奪過了刀子，惡狠狠向她嚙喉鬚去，可憐！

『紅血直噴貫朝日，落英芳魂共霞飛。』

把刀子又鬚到她心窩裏，掏出手槍，又放了兩聲，以施餘威。就到朝霞這裏來了，真是滿院蕭條，寂無人聲。只有花笑鳥語，鴉噪庭槐。一發生氣，一脚把樓門踢開。幾個婆子，趕忙過來沏茶伺候，王瑤卿見朝霞不在室內，就問老嫗子，都說：『昨晚不知那裏去了，一夜沒見回來。』王瑤卿聽這麼一說，越發火上添油，一聲斷喝：『謂什麼不昨晚回明我？』一個有經驗的老嫗，坦然不慌的，說：『昨晚本該回明督辦的，但不知六姨太太或是到別的姨太太處玩去；今早到各處打聽，

纔知道是昨兒出去的。况老爺昨晚也沒有回來呀？」王瑤卿盛怒之下，諒朝霞在逃，遂一面叫人開好年歲面貌，（朝霞本是娼妓，也沒籍貫。）就下了一道通緝令，「送來者，賞一千元，報告者，賞五百元。」又傳郭寧靜令單架連，抬出蓉仙去埋。不消說，郭寧靜要求朋告友，盡力所能，把蓉仙好好的送入黃土，背地裏又哭了好幾場呢！所放心的，那柄叱首，纔算遮瞞過去，也還算不幸之幸了。

再說紫蕙起來，天已快下兩點了，梳洗已罷，懨懨的神情，還覺着睡眠未足，身上欠安。遂強打精神，走到樓窗前，凭覽遠看，吸了忽兒清新空氣，倒覺爽適了許多。遙遠見幾個女婢男僕，交頭接耳，唧唧咕咕，不知說些甚麼體已話兒，那樣鬼鬼祟祟，另人難堪。就轉過身來，默坐着養了忽兒神兒。使女青兒問道：「在這裏開飯呢？還是……」紫蕙點了點頭兒，青兒知道她懶怠動，就叫把飯送進來，全給擺在棹上，就請她晨餐。紫蕙見碗碗碟碟，重重疊疊，堆積了一棹，都是油膩膩的，不吃就有點厭惡。正對着出神，見伏侍四姨太太的雪兒，氣喘吁吁的進來，說

聲不好了。淚如斷綫之珠，隨聲而下！氣噎的再說不出什麼。看其情形，很像有大不了的事，就要降臨。紫蕙急道：「怎麼着你說哪？」雪兒淚痕滿面，怔了半天。纔說：「督辦老爺，把新太太殺了，六太太也嚇跑了，聽說把郭寧靜也活埋了。現在尋到我們那裏撒野火，和四太太正在絆嘴呢！說把你們這一起沒臉的，全要殺個乾淨。說不定還到這裏來呢？所以我瞧個空兒，寄個信兒，這時四太太危險着呢！』說完就跑走了。紫蕙聽見郭寧靜被武傢伙活埋了，立刻血和心，全都冰冷了！自忖：「既殺了新太太，又在四太太那裏尋鬧，定要還來這裏找氣生。我是個有血性的人，那堪他的侮辱？一急之下，和他拚命，也是有的。況他的性子兇狠，又在火頭兒上，說要全都殺死這起沒臉的。那也是有可能性的。於其被他戕害，何如自己尋個自盡。再說句良心話兒，從十六歲，被拐到這裏，若不是碰見個溫柔可愛的寧靜。那麼還不是我早想死在他的槍下了？在這裏如處愁城地獄，已受了三年的活罪，所期望的，尚可和寧靜遇機雙飛。此時寧靜已死，我還戀戀的他個什麼？」想到

這裏，也沒心舉箸，就讓青兒撤去了。起身更衣，竟一條帛練，夭折桃花，毫不猶豫，就縊死在碧紗櫥裏。可憐！

「匝地風浪沉香玉，漫天潮雲葬豔花！」

却說郭寧靜殯葬了齊蓉仙，回明了王督辦，就回到自己屋內，想着蓉仙當時的慘死，不由臨風灑淚，對花傷懷，悽楚十分！甞着今天沒事，就想出去散散心思，還可遙奠蓉仙的魂靈？也可解除一點兒煩惱。主意已定，換了身西服，穿了雙，明晃晃的黃皮鞋，戴了禮帽，提着手杖，對着鏡子整了整襯襟，架上博士鏡子。自己不由地看了看腕上的錶，點了點頭兒，淒哀的情緒中，表示着一種奢靡的欣慰。從電話裏，叫了一輛汽車，坐上直奔秦淮河而來。他這麼一化裝，又兼身材雄偉，臉子漂亮，若是人們遇見了他，不說他是一位大政客的闊少爺，一定疑惑他是位年少才華的洋博士。在大街上駛着，一瞥眼看見一輛洋車上，坐着一位很面熟的少年，操着北方的聲音，正和左首那輛車上一位嬌美的少婦說話，彷彿在那裏見過，聲音

極其耳熟，一時也想不起來。况汽車開的非常之快，龍吟虎嘯，一陣旋風也似的就過去了。到了秦淮河畔，下了汽車，也沒心坐花船，打茶園。孤竹竹一個人無精打采的，沿着河濱走去，一切的柳綠花紅，水碧山青，都像失了他的寵幸；鳥鳴鶯飛，一發助他的悲喪。他正這麼丟神喪魄的走着，從側面過去了一位女子，撐着摩登花傘，穿着青綢旗袍，轉過身來，對着他巍巍一笑，就走開了。郭寧靜很慙愧的低了低頭兒，趕到拿眼睛再去瞟她的時節，那位女士，已飄然去矣。

原來這位女士姓白，郭寧靜幾次遠彎閑逛，每回總是碰見她，渴慕的心思，也就由之而生。就是這位白女士對於他，也好似若戀若羨，欲即欲離。這麼以來，越發使他神魂顛倒；把白女士的家基職業，郭寧靜全都打聽明白，可是件件能夠使他滿意。况白女士又是個崇拜基督的信徒。只有一樣，使他費些躊躇，就是白女士一生抱獨身主義，誓不嫁人。不免使他一腔熱血，化成冰水。郭寧靜知己無望，所以在這時，只有低首慙愧。却是白女士還是丰騷流盼，依然動人。郭寧靜不由不着魔似的



呆了起來。此時，從中天批下來的日光，正曬在他的頭上，他還是微不少動。一切的遊人，設若從他那裏過去，誰都是很滑稽的看他兩眼，郭寧靜毫不覺悟。一位少婦，同位中年男子，談笑自適，風流儷緻的走到他跟前，訝然站住，不期然的相顧一怔。郭寧靜此時，如撥雲霧，乍有所覺，挪動身子，突然問道：『這不是密斯脫劉……』那男子笑着握住他的手，從頭看到腳根，仔細打量，慢慢說道：『哦！郭先生久違了。我說怪面熟的呢？原來竟是他鄉遇故人了。』又回顧那位少婦笑道：『郭先生和咱們是同鄉，相離很近。』那少婦粉面低垂，過來寒暄。三人正在談話，郭寧靜又問故鄉的情形，只見如飛的駛來一輛汽車，開足馬力，真有過眼千里之概。三人才想躲開，說去喝茶，那汽車到了他們跟前，哐的一聲，就站住了！車門開處，跳下來兩個帶盒子砲的武裝同志。郭寧靜見了就有點心驚肉跳，原來就是督辦公署裏，兩個傳達。郭寧靜此時，面上雖裝做安靜，而心內却是驚懼十分。兩個傳達到他跟前，咕唧了一回，慌的他沒及問密斯脫劉的住址，只說聲兒再見，坐上汽

車，就回來了。郭寧靜在車廂裏問兩個傳達：「究竟有什麼事，這樣慌促。」兩個傳達答道：「督辦的命令，我們不知道。」郭寧靜聽了，一發生疑。自思：「不是那柄匕首發覺了，就是夜來的啞謎，被他窺破。橫順這個腦袋，就要換主。」又想：「這時逃走，可恨兩個傳達，直然監視，不能脫綱。」百轉尋思，只有：「砍掉了腦袋，一縷孤魂，渡過了大江，乘了火車，回家完事。」想到這裏，不由嘆了一聲，拋了兩點眼淚，那汽車已開往後宅裏站住了。郭寧靜下了車，無精打采躡進來，撞頭一個老嬖嬖，看見了他，笑咪咪的就給他恭喜，這越發把他唬了一跳，以爲：「成諸事實，必死無疑。」忽聽一派音樂，極其淒涼！及見了督辦，纔知七太太不知謂什麼自縊而亡了。督辦又說：「白敏熙在逃，多了副官一缺，從此你就任內衛隊隊長。」郭寧靜謝了，又到紫蕙靈前，大哭一場，細問青兒，纔知是雪兒誤傳消息，有以致之。想道：「就是錯說了話兒，也值得自戕呢？總是她那鋼毅性子，悞了自己！」又想：「多天沒到四太太那裏，此時順便去找她，說說話兒，也可以

解解悶兒。」想罷就信步走來，到那裏見：千竿減綠，萬碧添愁，也不過三天沒見，真好似了過三千萬歲月。轉過屏風，瞥見四太太孟淑琴，穿着蝶花小襯衣，在那裏扶着幾竿湘竹，微做長吁之聲。側首荷池邊，攔着茶几竹椅，紗發等，池內幾朵荷花，團圓的幾扇蓮葉，紅綠襯相，分外嬌艷。又兼沐浴着一對交頸鴛鴦，兩相刷羽，逐水翩躚。觸景生情，想起那夜同淑琴在沐浴室裏時節，兀自怔着，只管出神。不防雪兒推了他一下，隨着撲嗤就笑了。說道：『你還想起到我們這裏來呢！來了也不安慰人家懸念你的苦心，只是偷瞧什麼？郭寧靜聽了。笑道：『妳還說呢！背地裏咒我還不算，還要把人家嚇死，這都是你的本事。』雪兒聽了，眼圈立刻紅了，粉面低垂，纖手摸着衣角，半晌纔淒然答道：『唉！那都是事急聽不清話兒，人忙傳錯了意思，這個罪惡，我何敢辭？但只願我早死一天，也可見七太太於地下。』說着就聲淚齊下，哽咽起來。她這麼以來，慌的郭寧靜趕忙給她拭淚，笑道：『好好的，幹麼又哭？都是我的不是！那並不怨妳，我是囑着妳玩呢。』雪兒

道：『我豈是三兩歲的玩童，自己作錯了，還能不知道？就是你不說，我也是慙愧萬分，恨不得速死……』郭寧靜急道：『妳快別這樣了，妳不爲我，也只當謂四太太，此時也正在不高興着呢？』雪兒聽了，纔轉身往後邊去了。郭寧靜邁步走到淑琴跟前，見左右的竹葉上，已淚痕斑斑，知她也在傷心，也不便說話，就在背後站着出神。淑琴一轉身看見郭寧靜，如獲活寶一般，呵了一聲，因道：『你纔來的嗎？怎麼我就會不知道呢！』二人說着走到池邊，坐了個對面。淑琴又叫雪兒，郭寧靜道：『喊她幹麼呢，叫她也會兒吧。』淑琴說道：『今兒老傢伙又來這裏摔壺碰碗，說我們這起沒臉的，都脫不了他的槍下。我看着風頭兒不順，就知他又謂什麼找氣生。在這裏尋鬧還猶可，若是紫蕙那個性子，還能不和他大鬧一場；所以我又怕他到那裏去，先叫雪兒對紫蕙說聲兒，暫時躲出去，不必尋武傢伙的侮辱。不知雪兒到那裏，說了些甚麼，回來還沒半句鐘兒，紫蕙就自縊而死了。』話未說完，嗙啷着就哭起來。郭寧靜嘆道：『既已死了，那也無法挽回的了！她早就說：』

活着沒有意思，「小小的年紀，存着這樣心腸，還能說好。我常勸她：『總要寬心自慰，人生是這樣的，莫要糟蹋了好好的身子，什麼事還有不能的呢？』」萬也料想不到，結果在今天……」話沒說完，就扒在茶几上，嗚咽大哭。淑琴聽的酸楚，越發傷心！轉眼看見綠竹叢中，一條人影，一幌就不見了。淑琴趕忙施了個暗號，給郭寧靜，郭寧靜怔着揮淚，不知所以；淑琴看着不覺好笑。正在沈默着，見雪兒和妙綺笑着走來，說道：『石山後邊，我當臥着個大狐狸精呢！誰知是八太太在那裏躺着，也不怕着了凉了，那是躺的地方嗎？』淑琴聽了，問道：『妳從那裏進來的？』妙綺笑道：『我麼？就從這裏過去的，我見你們正說體己話兒，怕攪亂了你們的情緒，所以繞着灣兒進去了，偏碰見這個壞丫頭。』笑着望郭寧靜，說道：『恭喜！郭先生高陞了。』又格格笑個不住。淑琴道：『怎麼高陞了呢？不在這裏了嗎？』妙綺哼了一聲道：『他願意離開咱們，只是老頭子不肯放他過去。陞了內衛隊長，今夜還說不一定，怎樣酬謝人家督辦呢？』說着拿眼瞅他。郭寧靜羞的滿臉

飛紅，只喂了一句：「偏你會說！」妙綺笑道：「怎的不是嗎？那次賞了一點款子，還幹了那麼一回，你不是對我說：好多天依樣疼的要命呢。你想這回陞了官，還能脫了套嗎？聽我說：早些弄點光滑的抹在裏頭，免得臨陣磨槍，辣辣難受。」淑琴笑道：「呦！說話也太不留情了，況年歲大了，那能還幹此事。」郭寧靜很不好意思的，說道：「人家好意對妳說句知心話兒，妳就不犯忌諱的，對人嚼舌頭。」妙綺臉色板起來說道：「哼！還說知心呢？把我丟在背後，和人家甜蜜蜜去說話兒。你說這話，把我冤枉死了。」淑琴聽她這麼說，撲哧笑了。說道：「這也是含恨不吐，是妳一種報復吧？來來來，雪兒把白蘭地拿上兩瓶來，擺幾碟新鮮菓子，我暫作月老，給妳們墜歡重拾，吃一盞合杯，不好嗎？」說着把銀壺玉罈，橘，桃，蜜柑，葡萄，香菓之類，一碟一碟，擺了滿滿一桌，然後三人坐下，細酌密談起來；說什麼金陵是古代帝王之都，風景也是青山綠水天然而成的。說起自己的人格地位，也像那時的宮后嬪妃了。衣錦繡，食膏粱，住的是高樓大廈，出去坐汽車，聽

戲看電影，吃大菜……還有衛隊跟着，是多麼威風而且闊綽，也算享盡了上流社會的幸福，不能再咒詛人生殘酷了吧？但是，她們咒詛殘酷的，也只怕還離不了這個上頭？到晚散了。妙綺指望今夜郭寧靜定要到她那裏的，果不期然，在上燈時節，郭寧靜來了。未進門即先打起簾子，誰知走進來的，正是她們今天所咒詛的那個王督辦，却是滿面笑容，比以前和霽了許多。還沒到跟前，一股臭氣直撲了過來，薰的腦凝昏沈，另人欲嘔！見郭寧靜進來，瞅着她笑了一笑，就出去了。急的妙綺，無可奈何。暗自詛他：『既不願意來，便即做罷，何必拘來這個腌臢的老傢伙，來做自己的替身，這不是誠心嘔我嗎？』一腔盛怒，塞滿愁腸！只好忍下，一宿無話。到第二天清晨，王瑤卿還睡的正香，妙綺悄悄起來，雲兒見她起的很早，偕進水來，就伏侍梳洗。妙綺搖了搖頭，只漱了漱口，叫雲兒拿了一身新衣，到浴室洗澡去了。剛出門來，不由一陣惡心，把昨天吃的菓子，全都吐了出來。雲兒請她先歇回兒再去洗，妙綺說：『不相干。』就到浴室裏來，開了自來水管子，傾了一盆堂

碧清的溫水，又添了些花露玫瑰汁子，脫了個赤條條的，坐到裏邊，讓雲兒多加香皂，仔細去揉搓。妙綺拿着一條絹子，弄些香皂，只在水裏下半身上摸索，鬧的一盆水，咕唧咕唧發響。水面上浮着好些白糗泡兒，剎那洗的雪白玉膚，霞潤微紅，越顯紅白好看。又換了一盆水，沖了一過兒，就在裝台前，讓雲兒給她化裝，塗脂擦粉，潤面描眉，然後穿好衣裳，悄悄走出，竟往九姨太太那裏來了。剛到那裏，那兩扇朱門，呀的一聲兒，從中開了。彷彿她有一指門開的本領，她正在自鳴得意，撞頭見一位少年，光溜溜的分頭，穿着很漂亮的西裝，花纒飄在胸前，被秋風吹的縹緲不定。那少年剛回過頭來，看見妙綺怔了一下，就站住了。遂笑道：「姨娘也起得很早啊？我要到妳那裏去呢。」妙綺點了點頭兒笑了，纔想問他。見艷儀衣襟半掩，胸乳全露，具一種浪漫風騷，相形之下，已有了十二分覺悟。艷儀看見妙綺，想着躲避，也來不及了。遂理着鬢角散亂的頭髮，笑道：「誰攪了妳的窩兒，這麼早妳就跑來了；虧得我也起來。不然，妳還不是要程門立雪嗎？」妙綺笑道：



可不是呢？這回子沒立成雪，倒驚了妳們的鴛飛蝶送了。」艷儀很不好意思的說道：「錦波今早到這裏來，我還沒起呢？媽和兒子有什麼忘諱，我就讓他進來了。他說快到美國去，特地來坐回兒，還說到妳那裏去呢！妳來的正好，都到我這裏再坐回子吧。」錦波聽了，只得回頭。妙綺笑着跟她倆進來，見她的紗帳未攏，錦被猶堆，狼窩似的在那裏坦着。鳳兒雖在床前立着，像還沒睡醒，直挺挺的在那裏丟魂喪魄似的，只管出神。錦波坐在外屋喝茶，艷儀坐到粧台前去化裝；妙綺有心揭破她們的祕密，很不客氣就踱到裏屋來，對着鳳兒說道：「夜裏沒睡夠覺，還在等魂呢！來，我替妳太太整理被窩。」鳳兒聽了，撲哧一笑。妙綺把被窩一撩，見錦褥子已留點點餘腥，顯然遺痕，還有些兒紅潤。既知道了，便對着鳳兒笑道：「怎的還不願意嗎？」鳳兒說道：「那麼，我謝謝，不敢勞駕太太的貴手。」妙綺轉過頭來，隔着玻璃，見錦波正給艷儀使手勢。艷儀只對鏡子笑，一個老嫗嫗給她正在篋頭，眼瞧着妙綺耍把戲，也不能動顛，也不好說話。只得隨她去。見妙綺出來，纔算

放了心。妙綺問錦波道：『你們何時走呢？既到了美國，往返是不容易的了，當然住個三年五載，才能回來呢？』錦波答道：『本是願意早走幾天，七姨娘不幸正在這個當兒死了。况月嫻妹妹的衣料，前兩天纔送到縫紉局裏，做好也得六七天。走，只怕還得到了月底。』妙綺笑道：『離走還得幾天，自己的娘們兒，多在一塊熱鬧會子，也是應該的。』說着瞟了他一眼，正和錦波的眼光相接，不由臉一紅，低頭笑了。此時艷儀梳洗已畢，朝着他們笑道，『可不是呢？自己娘們兒，在一塊兒，多說笑回子，也沒什麼關係哪。』妙綺聽了格格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『說笑是沒什麼關係的，只怕……』說到這裏，矚了艷儀一眼，又想接續下去，忽見雲兒跑了進來，臉紫口噤，說不出話來，真急的要哭。正是：嘲花笑月，譏帶雙敲。慢鬧風情，紅娘來報。要知雲兒說出是甚麼，請看下文交代。

## 第三回

### 高閣話心事 擎杯灑淚 清流賦歸曲 借酒澆愁

陳妙綺見雲兒急得說不出話來，問她：「怎麼樣了，妳慢慢說呀？哭甚麼？」

「雲兒半晌纔說道：『王老爺醒了，見沒了太太，急得甚麼似的。問我，我說太太洗罷澡，出去了。他就……』沒說完，又號陶大哭。妙綺會意，隨說道：『這個也值的哭嗎？』艷儀聽裏頭有文章，笑着問道：『他就怎麼樣呢？妳也說個明白呀！』雲兒聽了臉一紅，很尷尬的說：『他就想着打我，叫我趕緊找着太太回去呢。』錦波同妙綺艷儀聽她說到這裏，都笑了。妙綺道：『趕緊回去，忙什麼？慢些回去』

，我還不受用呢！」坐着又說笑了一回兒，見雲兒只拿眼睛瞅她，遂告辭回來，見王瑤卿已去。遂又問雲兒道：「他怎麼樣妳來？」雲兒眼圈一紅，又要哭了。妙綺察形觀色，知道雲兒有莫大的委屈。但是纔十三四歲的丫頭，督辦也不能下此狠心呀？這麼一想，把雲兒拉到跟前坐下，笑着問道：「幹麼又哭，好好兒的妳說哪？」雲兒哭道：「他見太太不在屋裏，叫我到他跟前，冷不防就把我按到床上，把我的褲子給扯破了。」說完就躺到床上，又大哭起來。妙綺安慰了她一回兒，又說道：「別只哭了，看有人聽見不好意思。我再問妳，他動妳的身子沒有？」雲兒說道：「他摟着我，只拿鬍子扎我臉，就想咬我。郭寧靜就進來了，他打了我一下，推開叫我馬上把太太找來呢。」妙綺聽着，不由嘆味笑了，照着雲兒額角，拿手指戳了一下，說道：「不知好歹的丫頭，他和妳鬧着玩呢。」雲兒起來擦着淚，嘟囔着道：「那個樣兒鬧着玩，誰不怕哩。」說着就出來叫開飯，妙綺隨使用了一點，纔漱罷口，慊慊不耐煩的樣子，正對着窗子出神，見王錦波滿臉笑容，喜巍巍走了進來，先請

了一聲安，然後很慇懃問：『纔吃過了飯嗎？』妙綺轉過身來，微笑着點了點頭兒。叫他坐下。問錦波：『是不是從你九姨娘那兒來呢？』王錦波那雙烏溜溜的眸子，扭着她微笑，只不做聲，彷彿領略一種甚麼似的。妙綺毫不在意，隨手從書櫃裏，拿出一本書，斜懶在梳化上，一張一張去翻閱。王錦波起來走到她跟前，躬身下去，扶着梳化，問道：『瞧的是什麼書？』妙綺像鄙薄他這麼猥褻樣子，正眼也沒看他，鄭重說道：『還能瞧什麼書，不過幾首無聊的詩詞罷了。』王錦波一眼瞧見書皮上題着是「離人淚」三個字，不由呆了起來。自忖：「這部書太缺了；幾次從書店裏去買，總沒買着，她是從那裏弄來的呢？聽見密斯脫何說，那是一個很年青的文學家，和一個舊家庭已字人的閨秀，戀愛熱度，已到沸點。因受環境逼迫，離了愛人，做起浪漫漂泊。及至資斧告竭，幹起文氓生活，實地寫出戀愛背景，一生流離悲憤，全都表現出來；底確是很有價值作品。但是描寫深刻，足可以移動普天下知識份子。所以一版即行禁止再印，怎麼她倒逍遙自在，以此消遣。敢情是文字緣，真真

不淺。」妙綺見他很不雅馴的樣兒，似乎有意調戲自己；就起身躲開了錦波，把那本書放到抽屜裏，笑着說道：「錦波你究竟何時起程，我還打算從那兒買件東西呢？」王錦波笑道：「我真該挨打，記心就這樣壞。來的本意，就是問問姨娘愛什麼花樣，從那兒置辦些寄來。誰知七姨娘的喪事，倒絆住腳；說不定還得耽擱幾天。姨娘愛甚麼先開個單兒罷，免得臨時慌促。」妙綺默默不語，半天纔說：「一時也想不着什麼如意，你到了那兒，我給你去信再說罷。」說罷又問錦波：「七太太的靈前，免不了你要作孝子了？」王錦波道：「說句不怕犯妳忌諱的話，此喪事本該草草了的，那何必興師動衆，作這樣不咸而奢的豪舉。聽說全軍掛孝，將官還都要作靈前的執事呢。」妙綺笑道：「我把你這沒孝心的禽獸，大太太是如何殯葬的，執政點主，元帥祭官，鬧的全國不安，全謂你們家的喪事。輪到我們頭上，你就抓住「喪與其奢也寧戚」的大道理，來誹謗你的老子。趕我死後，你還許按着喪犬之例，葬人腹中，來結果我呢。」王錦波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妳想國家鬧窮，兵匪相繼

，時局不堪設想。爲此喪事，若生出別的枝節，那還不是自作自受，有心啓禍之門嗎？俗云：「杜漸防微」，波因風生，也怕意外起自莫測，可就難以救藥了。」妙綺道：「不碍，不碍，在這唯我獨尊的時代，兵權握在手，遂蠻不講理，也足以制服一切。若按你的話，咱們的衣食住行，人生四大要素，比平常人優高萬倍。還是從他們身上擷取，「集腋成裘」，供給咱們的。若要積謀深慮，我想沒兵權，還不是給人家做馬牛，倒成個反比例？你我這樣，早被打倒了。所以我說，有此利器，任陪就不怕。」二人由個人談到喪事，由喪事談到社會，越談越有勁，然後說到世界潮流，不約而同的，噤然默思，預先想着最後的收場。妙綺見他兀自怔着，就走入衣櫥裏，換了一身素白紡綢旗袍，對着鏡子，又輕輕飾點蒲粉，出來說要到紫蕙靈前，盡盡姊妹情分。王錦波一抬頭見她：窈窕風流，淡雅宜人。剎那工夫，洗盡奢華習氣；真是霜後香菊，另俱一番秀姿。王錦波微笑着，起身先走出來。但見全府人役，三五成羣，盡着素羅，穿梭是的，來回奔忙。軍樂時斷時續，愈發淒涼。一陣嬌嫩哭聲

，像入入入。這些悲哀佈景，雖能感動他的情緒。究竟不是他的親媽，歿盡其哀，斂憑其棺的。王錦波正不知所往的，往前走着，聽見後邊有人叫他，回頭見是郭寧靜，滿面淚痕，涕泗交頤，如喪考妣似的。形景淒慘，聲音哽咽，叫了聲：『少爺。督辦正在找你呢。』王錦波道：『找我幹麼呀？好哥哥，有什麼事，你替了我吧。』說着就走，見郭寧靜很不好意思，氣的說不出什麼。又說道：『昨夜着了涼，此時正犯陰症腹痛，你對督辦說聲兒好了。』說完揚長而去。郭寧靜望着他後影，嘆了一口氣，聽着左邊跟一個立正禮，扭身見是督辦公署裏弁目，就隨着舉手敬禮，說道：『報告隊長，崔師長同康旅長，前來弔孝，聽候令示。』郭寧靜趕忙走到公署來，見幾個素衣打扮的馬弁，正在收拾祭禮。崔月三穿着禮服，戴着白犀牛尾禮帽，和參謀長在一邊說話，見了他含笑敬，郭寧靜也舉手還禮。崔月三握住他手，搖擺着笑道：『隊長久違了，今日見面，無以致賀，抱歉殊深。』郭寧靜道：『師長這樣說，未免太客氣了。』說着請進招待室裏，隨後一個馬弁，捧着一個紫檀小盒，送到



郭寧靜手裏、就退出去了。崔月三笑道：「聊備微物，權當敬儀，表示兄弟一份至誠。」郭寧靜道：「話說的太過了，在下無故受禮，何以克當。」又客氣了一回，分賓主坐下。郭寧靜仔細那紫檀盒兒，雖是大不盈寸，可是雕刻的非常玲瓏，山水人物，飛閣高樓，以及走獸花草，無不齊備。又加標綠塗朱，表顯非常清楚。裏頭盛着一粒發奇光的珍品，未便細睜，說了聲：「謝謝師長盛意，」就放到衣袋裏去了。纔想問他見過督辦沒有，只見秘書官陳清山，進來說道：「督辦請崔師長說話。」崔月三立起來就走了。郭寧靜也不便隨他進去，就一個人往前邊來，走到副官長辦公室窗下，聽着裏邊，唧唧咕咕，說體已話兒，聲音極其細微。一個是副官長的聲音，像說什麼：「崔師長真慷慨，莫不是……」以後就聽不見了。接着說的，像是參謀長。可是一點兒，也聽不清楚。不由悄悄又挪近一步，伸長脖子，只聽到十萬元，又說什麼銀行，纔想再近一步兒，可是室內皮鞋聲音，得得做響。郭寧靜馬上退了回來，又放重脚步，問：「孫副官在家嗎？」屋裏答道：「是郭隊長麼？請進來

坐，請進來坐，王參謀也在這裏呢。」郭寧靜說道：「回頭再來吧，我還去找康旅長說話呢。」孫副官從屋裏跑出來說道：「進來坐坐，再去也不要緊哪，王參謀還要問你話哩。」郭寧靜站住笑道：「回頭再說，去去就來。」說着就要走，聽着王參謀在屋裏嘿了一聲說道：「敢情是陞了隊長，該拿起十足架子，我們那配和你說話。」這幾句話，說的郭寧靜委實難却，只得走到屋裏，見王參謀斜懶在沙發上，見他進來，慢慢立了起來。在屋裏施了個室內的敬禮，坦然不慌，字句頓挫，說道：「南京督辦公署，內衛隊隊長郭先生寧靜請坐，在下王朝宗這邊有禮。」說着就行了個北平的撇屁股禮，毫不輕薄，很沈住氣的，垂手直立，站在一邊。他這麼以來，惹的孫副官鼓掌大笑：郭寧靜不禁也笑了，遂說道：「你真會給人難堪，罵人不吐核，我真真沒法奈何你。有話快說，別只玩猴猴圈套，你不忙，我還有事呢？」王參謀聽了，反不做聲，十足的注目禮，死釘着他，上下打諒。看的郭寧靜怪不好意思兒的，孫副官從烟盒裏拿出一支烟捲，吸着就送了過來，郭寧靜轉身來接。這當兒，王參

謀冷不防攬住他的脖頸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在臉上咬了一個乖乖，撒手就笑倒在紗發上了。這麼以來，郭寧靜。烟也沒接，漲紅了臉，回身把他按住，在紗發上滾成一團。王參謀笑的上氣不接下氣，不斷的央告。郭寧靜那裏肯依，只在他的兩脇下，一陣亂撓。還是孫副官看着他們鬧的，太不像一回事了，「正在喪事，遠近來的偉人政客，若瞧見了這樣情形，豈不丟儘督辦公署的人。」這麼以想，計上心來，挺身出席，「要求王參謀拿出一百塊錢，做個東兒，算是一個吻禮的代價，今夜，到窩子裏，儘量樂一回子。」王參謀應允了，才算解了圍。從皮夾子裏，抽出一張鈔票，攏着嘴說：「咬乖乖就如此貴嗎？」郭寧靜笑着又要動手，孫副官接過鈔票，握住他的手說道：「別鬧了，你瞧咱們有一百塊錢，今晚去住大旅館，索性開個房間，你說好不好呢？」郭寧靜點了點頭兒，一想這話有刺，才要對孫副官發做，只見王參謀把嘴一撇說道：「你想的很不錯呢？拿着我出的乖乖費，你們去開房間，一夜十二點鐘，誰知你們幹幾次，咬幾回乖乖呢？我也要加倍罰你。」孫副官聽了。

嘆哂笑了。遂說道：「你不用挑刺，是我沒把話說明白，還叫兩位客姐，陪着我們玩呢。」王參謀道：「說錯了話，那可不成；我說我咬錯了乖乖，人家肯讓嗎？你怎麼狠心還罰我呢？」三人正在鬧的不可開交，一位傳達在院裏問道：「郭隊長在這裏嗎？」郭寧靜問：「什麼事？」傳達說道：「門外有人找隊長。」郭寧靜想道：「這人來的這麼沒趣，偏在喪事日子他來。」又問是單找我，還是要見督辦呢？」傳達道：「那我可不知道。」郭寧靜聽了，很不耐煩就往外走。孫副官說道：「今晚還不致於很忙，務請駕臨。」王參謀道：「你們辦秘密交涉，我可不依。」郭寧靜道：「你們都沒存着好心眼，專會拿人開玩笑的。」說着就走了出來，誰知找他的，竟是前天見面的同鄉劉郁民，相見之下，異常驚喜。郭寧靜也不說來的是趣不是趣了，直請到內衛隊隊長的辦公室裏坐下，重續舊話，說的不亦樂乎。劉郁民一進門時，見有八九個背砍刀帶盒子廠的武裝站着崗，舉手敬禮，進來又有常差的沏茶侍候，郭寧靜狐假虎威，巍巍乎很像那麼回事。想起：「幼年在學的時候，他比誰就

淘氣。每天脫不了先生的一頓打；那位老先生脾氣也真怪，拿着三四尺長的鐵杆烟袋，打人就好打頭子，尤其打的他頭上疙疸多麼大；所以同學給他起了個外號，叫多角牛，也是取他好挨打的意思。海水難量，後生可畏，那裏想到他今日竟到這般境地。」又想：「自己偕着愛人，從故鄉逃到這裏，浪花風絮，人海漂泊，究竟是如何結局？欲回頭而不能，望前途而生畏！呼天無救。徒喚奈何？」劉郁民雖是和郭寧靜對面坐着。有說有笑。想到這裏，覺着人家多麼高貴，前途多麼光明。自己是多麼卑鄙，前途是多麼黑暗。不免黯然悽涼，喜容頓改。郭寧靜覺着在此說話，諸多不便。又遇喪事，來客嘈雜，人役奔忙。又到午飯時候，遂換了一身使衣，從電話裏要了一輛汽車，又對當差說：「督辦找我，只說我有事出去了。」遂挽着劉郁民的手，出門坐上汽車，一直開到秦淮河畔，一家飯店門口下來，郭寧靜把手一揮。那汽車嗚嗚的開走了。原來這是督辦公署自備汽車，郭寧靜坐着出來，若在外邊時間長了，就隨着叫汽車先開走了，此是常例。在飯店門口，劉郁民反躊躇起來

，疑遲不決的樣子。就隨郭寧靜往裏頭走，見撞頭來了一位老者，霜鬢銀鬚，骨格清奇，約有七十上下歲數，身穿青綢大袍，外套鐵絲紗馬褂，兩袖郎當，寬大入時。頭戴一頂瓜皮小帽，越顯鷄皴臉皮，花樣白淨。拄着一根拐杖，走了出來，對着郭寧靜笑着拱了拱手，那拐杖却離地約有一尺多高。郭寧靜也微笑還禮，叫了一聲：『張老先生，今早往貴府去請，怎麼老先生沒去呢？王督辦非常不喜歡。』那老者答道：『素日還到那裏，不時拜謁，豈有見請不去之理。不過有事絆住脚，姑負督辦盛意，我還抱歉的很呢。』說着從衣袋裏掏了半天，劉郁民以爲他張羅飯費呢？見他擎出一張摺着的白紙，給了郭寧靜，遂說道：『督辦所囑的已辦妥了。勞你帶回去請陳秘書修改一下子吧。我不定那天還去呢？』郭寧靜笑道：『張先生太客氣了，豈有聖人文章，叫弟子來斟酌的嗎？』那老者笑的兩眼擠成一條縫兒，又拱了拱手，坐在一輛馬車上就去了。這裏劉郭二人，到了裡邊。夥計引到一個清淨的閣子裏坐下。夥計把菜單擎了過來，郭寧靜點了幾樣海味，幾樣西菜，兩瓶白蘭地。

劉郁民不過耍了些煮鷄燒鴨之類，沒多大工夫，水陸並陳，杯盤羅列，擺了滿滿一桌，遂慢慢細酌起來。劉郁民問道：「那位老者，雖是十足的官僚氣派，却肯對你躬而有敬。」郭寧靜笑道：「你猜他是誰，他還是前清的狀元呢。常到公署裏去。一切要緊文件，王督辦都倩他作。你瞧瞧督辦的姨太太死了，還請他作祭文呢。」劉郁民從郭寧靜手裏，把那張紙接了過來，展開見上面寫的歪歪斜斜的字樣，原來是張祭文草稿：

某年月日，長江巡閱王某，謹以清酌庶羞之奠，祭於亡妻紫蕙之靈：嗚呼！國事蠲蝸，羣雄應揚；囊括既不逢機，一網難以打盡。吾妻素稱英雌，尙未：「冠戴金紫，聽朝垂簾；睹一統之成業，享福壽之天年。」豈意：「六軍未逼，朕威健在。香玉乍沉，天折桃花。揉碎香軀於素練，縹緲芳魂於馬嵬；」風雨凄其，葬我金室之嬌。涕泗滂沱，慟彼不歸之魂！感淒涼於月旦，悲暮期而鼓盆！丹方儘有，難營漢武之思。仙師遍尋，只缺少君之術？不禁泣血漣漣

！晝夜哀哀！痛思廣寒鉤樂，早奏霓裳之曲；夢想長虹作橋，奔月團圓。眞能若此，雖有九五之尊，吾當棄如敝屣。何假與麟鼠角逐，較得失於塵埃者哉？

是以：「終夜焦思，徒成泡影。」執意：「龍鳳之姿，繡花一現。」天喪余乎？奪我賢助，嗚呼哀哉！尙饜。

劉郁民連看了四五遍，點頭思忖：「好一篇淋漓盡致的駢體四六，可是表現軍閥子的野心，未免太過。」遂笑道：「不虧是狀元大筆，又老練，又流瀉。」順手遞了過去，郭寧靜收了說道：「此還不算什麼，你沒見過那篇檄文，長篇大論，洋洋五六萬言。用意深奧，故典多着哪？陳秘書放過洋的人，看了也不十分很懂，你就可想而知了。」劉郁民擎着一杯酒，放到唇邊，喝了半杯，又問：「督辦的太太，不是病了死的罷？郭寧靜擎着筷子，想着吃菜，聽他這麼一說，隨又放下。說道：「你就解不透『揉碎香軀於素練，縹緲芳魂於馬嵬』的意義嗎？不消說擎上楊貴妃縊死馬嵬的故事，來作譬喻，活畫出死的情節，逼真是縊死的。」劉郁民笑道：「



這麼就對了。但不知「漢武之思。少君之術」。還有什麼「廣寒鈞樂，早奏霓裳之曲」。

「長虹作橋，奔月團圓」的句子，究爲何解？」郭寧靜聽了，兩脚尖在地板上不住的擂鼓。仄頭沉思了一回兒，笑道：「你這人忘心真大，就記不得在校時候，我還念百家姓，你們就講漢書了；講到漢武帝的妃子李夫人，病的：「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一漢武帝去看她；她蒙頭蓋腦，不令揭帳。武帝約求再四，一觀芳容；李夫人婉言謝絕，始終不許。趕李夫人死了以後。漢武帝晝夜愁思。念念不忘。請李少君幻術拘魂；大蓋是從那裏比喻就來的。至於：「廣寒宮霓裳之樂，畫長虹作奔月之橋；」這還不是唐明皇「一曲霓裳聽不盡，香風引到大羅天」的古典嗎？」劉郁文聽了，滿滿酌了一杯，一氣喝盡。說道：「今日相見，迥非昔比。古人云：「三日不見，理當刮目相待。」可謂盡之矣。人們都說：「在外漂泊的，會染許多惡習嗜好。誰知你倒閱歷很多古今事情，可敬，可敬。但是王督辦既和那位太太那麼樣的親愛篤誠，她又怎會上吊死了呢？」郭寧靜也吃了一杯，聽他這麼一說，不禁私自

心生，撲簌簌就流下淚來。劉郁文洞燭他的心事，不便往下再問，於是餐罷就想回去。郭寧靜看了看腕上手錶，說天還早呢。就算還了飯賬，遂把紫蕙喪事，置諸背後；携着劉郁文在秦淮河畔，悵惘許久。一腔情意，訴諸東逝之水。滿副戚容，難賦早歸之曲。偶有所感，信口吟道：

一生漂泊何所之，白雲悠悠任東西。曾經桑田無限感，纏綿恨天惹情癡。歸矣雄心迅似箭，天涯遊子悲羈旅。若非他鄉遇故舊，安有清興賦歸詩。

他這麼以來，早把劉郁文的心弦，也彈動了。自忖：一他雖不是什麼偉人政客，究屬大軍閥庇蔭下的人物；生活上，精神上，享盡了人間的榮華豪侈，恣情任意，還有羈旅之思。況我是脚根無線，漂泊奔波，迤邐地珂！既無一枝之棲；又乏養生之術；所攜帶有限的資斧，難給無厭之靡費，愁上添愁，束手無策。前途悲觀，不堪設想。究竟尹於胡底？才能結束我的人生？一想到這裏，看着郭寧靜悵然若有所失的背影，不由也就呆了。忽又聽郭寧靜微聲低吟：『滿懷心腹事，寂對此漪流。安

得一杯酒，酌飲以散愁。」隨又想道：「他竟成了一個詩人了。雖比不上古人什麼：『倚馬千言，七步成賦。』倒是出口成章，毫不思索。」忽見面前河裏泛來一隻花船，上坐着兩位素裝打扮的姑娘：對坐飲酒，煞有意思。不由笑道：「我說呢！怪道詩味正濃，原來爲此。」說的郭寧靜也笑了。恰好那隻小船，擺了過來，攏到岸邊。原來船上的兩位姑娘，一個叫余淑姬，一個叫余淑蕙。姊妹倆素常是和郭寧靜有來往的，這時見面，那有不去招呼之理。郭寧靜和劉郁文到了船上，給他們介紹了，四人就對坐下，酌起酒來，那船也慢慢又搖到河心去了。余淑姬坐在郭寧靜的下首，滿滿給他酌了一盞，送到他唇邊。笑道：「怎麼老多天，你沒到我們那裏去呢？大蓋是那幾位姨太太，纏擾的不讓你動身罷？怎得此時又會到這裡來呢？」笑着把酒盞一傾，就灌下去了。酒氣正濃，又加郭寧靜想着駁他的話頭兒，嚥下去，不免咳嗽起來，漲的澈臉通紅，半晌說不上話來。淑蕙到很知趣，擎着酒杯，讓劉郁文喝酒。嗽了淑姬一眼，隨着說道：「生人 在坐，不算舊賬；惹人討厭，那何

必呢？」余淑姬正聳着郭寧靜出神，聽她這麼說，就轉過頭來。罵道：「妳個死蹄子，派的着我嗎？再說我把妳的油嘴給扯破。」劉郁文見她姊妹鬧僵了，很不好意思兒的。只見淑蕙微笑着，低頭動筷子吃魚，毫不理論。郭寧靜把淑姬抱到懷裏，很浪漫的去狂吻，隨嘿了一聲，說：「這麼利害嗎？我還真怕妳呢。」余淑姬也真不會害羞，半推半就的樣兒，倒在他的懷裏，很神秘的受他的撫摩。劉郁文見他們這樣，說話又不是，打趣也不是，底確是很難爲情。恰好淑蕙送幾粒蓮子過來，說道：「劉先生嚐嚐這個，清香着呢！」劉郁文遂說了聲：「謝謝」，接到手裏。看見她的那雙胳膊，嫩而光滑，白而甜淨，嫩藕似的，煞是好看。死釘着，很像着了魔一樣，看的非常出神。聽着淑蕙格格的笑了，很不好意思兒的，看了她一眼，見淑蕙携着一條紅綢手絹，托着下巴脰兒，嘴脣掀起，露出兩排玉潔雪淨石榴粒子也似的牙齒，一雙水汪汪的眼睛，溜到自己身上，不期而然的四隻眼睛，一打當，就對視了一回兒。正是：真個銷魂，誰能遣此。不隄防郭寧靜哏的笑了，余淑蕙把眼

睛珠子對他轉了幾轉，腮脰含羞，就低下粉頸，微笑着兩手在揉搓手絹。郭寧靜笑道：『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？』只扭着劉郁文，待他的回答。問的劉郁文金人緘口，兩耳飛紅。閉口不知所答。正在一展莫籌，怪難爲情當兒，前面一羣沙鷗，忒楞楞！從水面直飛到天空去了。余淑嫵坐起來道：『這是什麼，把我嚇了一大跳。』余淑蕙藉着這個機會，便立了起來，指着天空說道：『你瞧，這還不是：「落霞孤鶩齊飛，秋水長天一色」的自然之妙趣嗎？』她這一句話把郭寧靜提醒，就趕緊叫駕舟的駕娘，渡到岸邊，說有要事回去。余淑嫵那裏肯依；郭寧靜央求再再，說：『命令不容遲緩，那能儘着耽擱呢？』余淑嫵才算讓他登岸。劉郁文倒和余淑蕙，此時大有戀戀不捨之態。見郭寧靜踉蹌僱車，寒暄幾句就走了。也只得領首示別，悵然而返，到了家裏，見愛媛拿着一份小報，在窗下瞧的非常有勁。見他進來，就丟下紙報，笑着問道：『怎麼樣，想了點兒法子沒有呢？』劉郁文把外衣脫了，答道：『法子是儘有，雖是同鄉，初次見面，人家不說，只是不好張口。』愛媛接

住長衣，放到衣架上，沒精打彩的，說道：「那怕什麼呢？出了門，誰都有一時困難。況且你的小說稿子，已經在報上披露出來了。月底就可以領稿費，過兩月很能還他的了。」劉郁文聽她這麼一說，真如久旱得雨。忙問道：「真的嗎？是那個報哇？」愛媛把剛瞧的那張報給了他，指着今天才登的一篇長篇小說，瞅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你丑呀，這不是嗎？誰還冤你不成。」劉郁文仔細看了一遍，想道：「怎麼報館裏沒有來信，就給我刊上了呢？沒人介紹，稿費差遲一點吧？總之：小說既刊了出來，多少要給我一點子報酬的。此報給登上了，怎麼那兩個報館，沒有把那兩本小說給刊出來呢？莫非不投主編的脾胃，給扯碎填到字紙簍裏去了嗎？不能吧？長篇巨作，不刊就得退還的。就是那兩報館退回原稿，只有此報接續下去，兩人生活，雖是艱難點兒，也不見得有挨餓的恐慌。不消說，也不致於沿門托鉢的了。」他這麼一想，精神却沉靜了許多，就是愛媛，覺得這個才貌雙全的愛人，底確是自己一生幸福。雖奔波了數千里，感受經濟力，和許多壓迫，若就這賣文章，能夠把生

活維持下去，也還不失爲藝術界的明星。就這日起，劉郁文每日坦然不慌的，除作小說以外，不瞧書，就携着愛媛逛金陵的名勝。什麼：獅子山，玄武湖，莫愁湖，秦淮河，明太祖的丘陵，凡史書所記可考者，他們都一一逛去。光陰迅速，日月如梭，轉瞬業經到了深秋。劉郁文的小說稿子，恰恰刊了一個月零兩天，這一月生活的拮据，僅僅可以維持下去。下月的生活費，可就全依賴着一點稿子費了。不免前一日，先寫了一封信，寄報館裏去。到了第二天，早早起來，盥漱已畢，拿出那雙皮鞋，上了一點兒油，擦的又光又亮。穿在腳上，覺得很不錯的。由着他：要穿那身西服。愛媛說：『天氣少微冷一點了，還是穿件厚成點的大衣。』劉郁文遂穿了那件鐵青紡綢長袍，胡亂吃了早飯，一個人就出來了，走的將近他投稿子的那家報館，才出了二十枚銅元，僱了一輛膠皮車，坐上直到報館門口才下來。讓門房傳進一張名片，然後才踱了進去；一位年約四五十歲的人，兩肩高聳，蹣跚着鞋，迎了出來，請到一間的小屋子裏坐下。劉郁文見滿地是字紙，痰垢，不但不能下脚，一看

還要惡心。一張破長桌子，擺着一瓶墨汁，幾枝破筆，還有半瓶紅墨水，裏頭也插着一枝筆。真是筆瓶縱橫，紅黑狼藉！還有幾張散亂的報紙，零零西西，滿堆在桌上。若就滑稽一點兒說，真像天橋的雜貨灘，可是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。恰好有兩張椅子，不然，恐怕還得立着呢。就是和他對坐着的這位如處天堂的主人翁，骨瘦如柴，四肢無力。眼睛陷下去有一寸多深，比大鐘寺裏，丟了眼睛的金剛，看着還怕三分。却還奕奕有光，死木槁灰，還露着些兒生氣。兩個顴骨，突兀高起，不知道的，準說那是遙遙對峙的，大孤山，小孤山。越發顯着雙腮削瘦。有人還許疑惑：他犯過迷天大罪。兩個臉蛋子，想是被刀削去了。蒼黑的鬚子上，還標着些鼻涕。說句不怕唐突他的話，就像兩性交合以後，陰毛標着那些浪水餘精一樣。再高抬他一句：就是活像濟公那樣醜體！把話先說到頭裏，他可沒有濟公那樣神通。說話倒很和藹，先問了劉郁文的家鄉住址，高姓大名，在那個機關裏恭喜？劉郁文只好含糊答應。然後談到稿子費上頭，那位主人翁，深醜登額，唉聲歎氣，說此報館經費是沒有的，編輯



也只他自己一人，一月賣的報張錢，還不夠印刷費呢！只得忍飢挨餓的支持着，有幾位藉着報紙出風頭的文學家。捧場幫忙，源源惠稿，不然，早闔門大吉了，他的話頭兒，不但不給劉郁文稿費，興許拿着劉郁文是一位慈善家，擎着央告口吻，求助些報館經費呢？劉郁文聽了他這一篇牢騷經，知道稿費是沒了希望，很敗興的告辭出來。那位主編先生，蹣跚着鞋，送到門外，還約求什麼：『請大作源源惠來，敝報全仗恃你們幾位文藝家援助呢。』這真使劉先生喪氣，怪不得稿子一到就披露出來，原來是沒錢。巴不得有人源源給他稿子，那有寄來而不登的道理？真是下月全指的一點希望，倒撲了個空兒。才知道賣文生活，是全靠不住的。劉郁文別了報館主編，一路顛倒胡思，把做小說的心思，完全冰冷了。信步走着，進了一個胡同，抬頭一看，原來又是一家報館。劉郁文也寄到這家一本稿子，可是永久沒見刊出。心機一轉，他就昂然直入，意思是取回原稿。到了裏頭，先見一位會記先生，就找人家的社長。會記問他找社長有什麼事情？他說明取稿子的意思。這時，從裏邊出來一位：身高

腰粗，約有三四十歲的漢子，穿着一件很寬大的夾袍，滿臉疙疸，渾身是肉，相貌雖是極其兇惡，說話却很和藹可親。問明他的來意，就請到客廳裏頭。劉郁文一看這個地方，與前一個報館迥乎不同。中間一個硬木八仙桌子，一邊一把太師椅子，椅上放着狼皮椅墊。左右放着兩個鑲大理石的茶几，茶几左右是兩張布裹了的臥椅。還有一個條几，放在八仙桌子後邊，上頭放着幾樣盆景，中間一面玻璃照碑。兩邊是一對磁瓶，還插着鷄毛筴簾。壁上除了一個滴搭滴搭的自鳴鐘外，掛着的都是名人字畫。屋裏東西首，還有兩個門口，遙遙相對，都掛着白布門簾，門檻上也依樣掛着玻璃柅子，裏頭裝着的是張西洋油畫。劉郁文看了這些佈置闊綽，花樣入時。心裏就生疎起來。那位會記很規矩的，給他介紹過，就去了。他才知道這位胖子，是主持本報的陳社長。於是陳社長請他上坐，劉郁文謝了坐，就坐在茶几一邊的臥椅上。陳社長和他坐了個對面。劉郁文坐的椅上，兩邊餘空，足還能再坐兩人。誰知那位陳社長坐的椅子，四面鼓滿，毫無隙地，不免暗暗贊服。陳社長問道：

『那本小說是閣下作的嗎？用意倒很不錯，只是太新一點，雜誌的下等階級最多，高深文藝，不容易猜透，所以未敢遽然刊了出來。劉先生既以大作見惠，敝報當然極其歡迎；不知此小說就這十五回，往下或者還有呢？』劉郁文見他這麼說，反自呻吟起來，自思：「莫非他也歡迎白登，不給些稿子代價嗎？」見他又問此小說是否結束。遂答道：『本來作小說的，一枝破筆，寫到那裏，就算那裏，是沒有一定標準的。不過有些小說爲題目所限，背景盡了，此說部也就從中告竣。但是散漫的小說，藕斷絲聯，蛛絲馬跡，那還不是儘說儘有的嗎。』陳社長聽他這一篇大議論，笑的兩眼眯眯着，擠成一條曲線，身子往前挪了一挪，低聲說道：『閣下有此大才，可欣可仰。但不知大作都在那家報上刊登，已有刊出來的訂本沒有？』劉郁文說道：『破題兒第一遭，漂流到這兒，人生地疎。一沒有人情介紹，凡事棘手。二缺乏名人鼓吹，成績更是談不到。况人們都是崇拜偶像心理，那有無聲無臭，異鄉作客人們插足的餘地。目下就是在民報刊着一部長篇小說，苦無稿費。你想我們做文

巧的，仗恃一枝破筆吃飯，餓着肚皮給人家作小說，不客氣來說，是絕對不能夠辦得到的。」說到這裏接着嘆了一口氣。又說：「作小說既不能維持生活，我還打算另謀別的事作做呢。」陳社長說道：「本來民報的經費，就很困難；自顧尚且不夠敷衍，那能給你一點代價？有名幾位小說家，除了推辭不脫外，誰也不肯給他塗一字兒的。那麼你頭一次到這裏來，公然給他長篇小說，他還不是念佛敲磬，做夢也盼不到的事嗎？但不知閣下能否長此以往，把此部小說繼續下去？寫到山窮水盡，完此巨著？可是報上小說，最忌的是還沒刊完，就中止了，減少閱者的興趣，還在其次？那麼報的價值，也因此陡然低落。所以沒有熟人介紹的長篇稿子，靠不住，是絕對不敢冒然刊出來的。」劉郁文聽他的意思，是願意把那篇小說長叙下去，稿子的代價，有點眉目。遂截然說道：「陳先生若見拙作有在貴報刊的價值，就是在下盡義務，長此下去，在所不辭。」陳社長聽了，哈哈笑道：「劉先生既這麼說，我也不能叫你白費精神；但不知大作版權，敢問多少代價？」劉郁文笑道：「那還

說得着呢？就是爲陳先生而犧牲一切，也在所不計；只此些些，權作進見之禮，好不好呢？」這幾句話兒，打入陳社長心坎深處，握住劉郁文的手，呵呵大笑道：「這麼說，咱們成了朋友了。就是劉先生不作小說，在困渴灘頭，我還能夠坐視的嗎？挪動些款子，濟君燃眉之急，也過得着哇。」兩人談的入彀，所謂士爲知己者用，女爲悅己者容，真是一點兒也不假。說話多時，都是毫勿倦容，越說越有勁。劉郁文乾記着愛媛，就想告辭，陳社長是個交際家，那裏肯依，執意讓他在報館裏吃了飯，和幾位編輯先生都認識認識；幾位編輯，都是鼎鼎大名，新聞界的名星。劉郁文一一見過，說了些久仰的客套，然後謝了陳社長盛意。陳社長給了二十元，權當那部小說的代價，說道：「若沒事常請駕臨，切勿不來，辜負敝人一片至誠。」劉郁文情實難却，只得收了，謝了又謝，出了報館，僱了一輛車子回家。想道：「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；所謂誠心求之而無獲，幾乎交臂失之而得之。莫非這是一定的氣數嗎？」因之精神頓增，滿腔高興。車子出了胡同，到大街見舖戶門前，都放着

桌子，圍着桌裙，上邊擺着茶食點心水果之類，彷彿歡迎什麼巨頭。剎那之間，素衣武裝，執槍荷戈，一隊一隊站在大馬路的兩邊，禁止住行人。劉郁文的車子，也只得在這時站住。不一會兒，軍樂悠揚，飄如驟風急雨。看的人真是：千家空戶，萬人塞巷，圍觀如堵，擠的不亦樂乎？却是鴉雀無聞，也不敢過了武裝所指的方向。劉郁文也莫明其妙，就立在車上瞭望，只見：浩浩蕩蕩，騎馬的，步行的，都是素裝打扮，白茫茫的像潮湧而來。騎馬的都是騎着一色的高大肥壯的白馬，戴着一樣的將軍盔，總有三五十人，裏頭一位很漂亮的少年，如鶴立雞羣，儀表異乎衆人。一位留仁丹鬚的，約有四十上下歲數，官派十足。老是和這位少年並馬前行，不住拿眼睛看他。劉郁文看這位少年軍官，極其面熟，一時又想不起是誰，低頭一想，那陣人像風捲殘葉，蜂擁着就過去了。大街上的軍警，縷縷不斷，還不讓行人過去。那位黃包車夫，等的不耐煩了，徵求好了劉郁文的同意，把車折了回來，繞着胡同，拉到所僱的地點就住下了。劉郁文此時也開了殺了，整整給了車夫一紙洋，車

夫喜歡的叉手打躬，謝不絕口。劉郁文覺着這是有生以來，破題兒第一遭光榮，欣然自得，走回家去。想道：『愛媛怎麼不接出我來呢？她若知道今天這件快事，不知怎麼樣要舞蹈呢？』就推門進到屋裏，只見床上擁偎着兩人，一個是愛媛，那位却認不十分清楚。不由大怒，順手抄起一個凳子，就想打下去，聽着愛媛嗤的笑了。正是：輕狂薄命屬柳絮，呢情東風任意飛。酣睡幾做凳下鬼！慙對文君白頭吟。究竟和愛媛在床上睡的是誰，劉郁文凳子打下去了沒有，下回準可交代清楚。

第三回 高閣話心事 擊林灑淚  
清流賦歸曲 借酒澆愁

七二



## 第四回

### 濯纓潛渡悲歌燕趙士 解囊暗投慷慨送行人

且說劉郁文從報館回到家來，在院裏聽着寂無人聲，潛踪到了屋裏，見愛媛和一個素不相識的人，正在擁偎纏着。不由怒從心頭起，惡向胆邊生；想道：『這樣不知耻的賤人，在家鄉和我糾纏不清，以致環境逼迫，逃了出來，仔細她是有情有義的女子，誰知到了此處，還沒住兩月，我離了她才半天工夫，她就另搭姘頭。真是世之淫人，未有如彼之甚。』這麼想來，真有不把愛媛分屍兩段，不足以瀉其憤怒。順手抄起一條凳子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眼看就要打將下去，只見愛媛格格笑着，滾身坐了

起來，斜睨着眸子說道：「才回來抄起凳子就想打打人嗎？不分皂白，閃了貴手，豈不冤枉？就是不高興，想着打人，也得問出一點兒因由來呀？」說到這裏，格格又笑個不住。指着床上那人繼續說道：「回到家來，一言不發就是打傷了我，誤傷了她，你好意思的嗎？」說得劉郁文閉口無言，慢慢的放下凳子，怒目看着床上那人，只不作聲。自忖：「妳還花言巧語來玩弄我呢，看妳今天耍的獠猴圈套，還能怎樣變法。」只見愛媛笑的擎手絹握着嘴，把床上那人推醒。那人打了一個呵欠，揉着眼睛坐起來說道：「誰知躺下就睡着了呢？」愛媛回頭皺一皺眉頭說：「可不是呢？若不是我醒的快，偕們姊倆，幾乎夢中作鬼！妳我糊裏糊塗死了，準還不明白是怎麼着呢？」劉郁文聽了她的話，也不理論。看見那人，不由訝然失色，往前走了幾步，也坐在床上，也不及說什麼，和那人抱頭大哭。愛媛見他們哭的傷心，坐在一邊，不禁也陪着流淚。室內將變成緊張空氣。這麼以來，啜啜哽泣，愈發慘寂可憐了。愛媛見他們越哭越痛，也不說說所以然，哭的人怪悶的，遂把他倆勸慰住，讓劉郁文知道

知道和他這位妹妹明霞相別三年的情形。就是閱者也不致於抱着葫蘆，納悶猜疑，知道他們是親哥兄妹的關係，也可以明白明白明霞的遭遇。並不是作者胡拉亂扯，湊合篇副，底確件件是實。寫出鮮艷白花似的青春，受一切猙獰怪魔，覬覦蹂躪，虛榮心所驅使，萬惡引誘的上了圈套。所希望的與實踐，正成個正反比例。到頭來春華消逝東流水，兩鬢斑斑被人棄。說以前你恩我愛，到如今反因成仇。終夜長伴，銀紙護蠟泣紅淚。浣紗西江，點污難洗此身羞。原來明霞十七歲上，在北平初中念書，和同學一位周祥鳳，戀愛已到了相當程度，私相締盟，暗約白首。不意青天響了一聲焦雷，在一天晚上，明霞杳然失蹤。劉郁文家裏派人四出尋覓，登報報區，依樣捕風捉影，得不到一點兒消息；合家忙亂，自不必說。周祥鳳得了這個不幸消息，立刻神志昏迷，人事不知。由家人請大夫醫治，漸有轉機，不致發生意外。誰知自明霞失蹤三日後，周祥鳳竟接到了她很簡單的一封信，說：「被一位軍官，強迫南下，生活行動，全失了自主，請他見信後，馬上購津浦通票，追隨是盼」等語。周

祥鳳看了也顧不得通知她家，火速到了東車站，買票南下。趕到了浦口下車，人山人海，那裏見得着個明霞的影子。真是萬緒心情，無着無落，狼狽不堪。沒及用飯，就趕到長江南渡的碼頭，此時落日橫山，流霞紅飛；滾滾長江之水，白茫茫一片汪洋，疑自天來。烏壓壓一色灰衣的丘八，搬運什物，競要急渡。咦的一聲，一隻輪船開了，周祥鳳馬上把視線注射到那隻輪船上，見一位女子，從窗子探出半截身來，淚落如雨，彷彿有莫大傷心，對着岸上人叢裏瞭望，那正是他此來追隨的明霞。周祥鳳不見猶可，一看呆若木鷄，像失去知覺，觸了電似的，在那裏死站着不動。急的明霞，先給他擺手，意思是叫他買票坐船追來，見他像丟了魂魄，泥塑木偶也似的，呆然不動，急的什麼是的，無法可施。又拏條手絹，對他招展，真有恨其馱子，揮手泣血，不知所云之概。忽然一位軍人，也探出身來張望，強迫着明霞把身子收了回去。那隻輪船漸漸遠了，重重黑氣，逐漸低壓下來。只看見長江上白茫茫的潮氣，幾隻輪船，在裏頭浮萍似的蠕動。在岸上紛紛雜亂的人影，一條一條也都歸於靜寂。此時，

點點惘憐的電燈，照着這條素練寒江，又表現是黑夜的世界。寒森森的夜潮，漸次侵迫過來，周祥鳳感到有點兒冷意，這才恢復了知覺。正是那兩句詩：「隨堤新柳遭攀折，孤影雪涕對長流。」當時的情緒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他心靈兒一轉，沿着長江，信步走去，見下流頭，幾隻漁船，在港灣裡停泊着，遂多出了幾個錢，寒夜渡江。趕到了下關登岸時候，東方已亮。以為火輪比漁船當然走的快，還不知明霞此時宿在那裏！誰知此時岸上一輛油亮汽車，趕他挪了近來，一看裏頭坐着的正是明霞和那位軍官，不由心中一喜。忽聽嗚嗚響着，那輛汽車，一陣旋風似的從人叢中竄了出去。劉郁文眼看着影兒沒了，急得要哭，此時一人在他背後，拍了他肩膀一下。回轉一看，是位武裝同志，正是他的同鄉——郭寧靜。那時正是郭寧靜隨着崔月三進謁王瑤卿的一次，寒暄幾句，問明所以，指給他一條明路，就踉蹌而去。周祥鳳稱贊高明，謝了又謝，按計行去。不知有否結果。原來那輪船，當夜就到了下關，泊了一夜，那位軍官和明霞，暫在船室，睡了一宿，天明才僱了汽車進城的。明霞見周祥鳳

尾尾相隨，雖稱了意。但一見就別，礙於軍官監視着，既不能相近，又不能談話，一股酸心，都變成點點血淚，臨風婆娑而已。在城裏一住三天，得不到周祥鳳的信息，越發忙了手脚，自恨不該讓他追來。不幸若有點兒好歹，自己既失節而不義，又使人蹈風波而遭險。滿心冤枉，對誰申訴？越想越哭，恨不得速死，以完此劫。遂找了一條繩子，要尋自盡，「可憐遭劫窈窕女，真作離鄉背井魂。」在拴起套兒，又想到：「自己既抱必死決心，又何必讓他前來？死雖不算什麼大事。讓人家疲命奔波，一腔熱血，空奠荒墓冤魂，豈不辜負人家來的盛意。」這麼一軟和，又把死的心腸打斷。生死關頭，坐在椅上顛倒胡思，聽着院子裏一陣脚步響，進來兩人，坐在外間屋裏。一位是劫她來的那位軍官石紹建，這位說話也像極其耳熟。但她憔悴的心情，一時也辨認不出來。可以猜她夢想也逆料不到，外邊坐着的，是她日夜懸念，追隨着她不遠千里而來的周祥鳳。就是閱者至此，也不免搖頭否認，說周祥鳳同石紹建素不相識，地位懸殊，就是萍水相逢，那能就直接讓到他家裏來呢。原來

郭寧靜聽周祥鳳說明南下的原因，就知道是王督辦所轄的孫秀峯那一師，才從北平開來的。雖不知劫明霞的是那位軍官，料定上不是將官所肯幹的勾當，下不是尉官力量所能達到的事情。最是那些校官，毫無忌憚，怪會作這樣無法無天，逼人婦女的事件。幸而他和此師司令部一位中校副官，雖稱不得什麼莫逆，素日也來的過。那副官到崔師長司令部辦交涉，得郭寧靜的力量，實爲不少。所以郭寧靜此時把周祥鳳薦到孫師長司令部，請那位副官給謀一書記差事。站住腳，然後慢慢打聽明霞的下落，定可得到水落石出。誰知這位副官正是石紹建呢。石紹建在司令部招待周祥鳳，知道郭寧靜舉薦來的，不好推却，又苦沒有相當差事，在司令部裏一切不便，就順便請周祥鳳到公館裏住下，然後遇着機會，再做道理。當日周祥鳳住在石公館裏，他的心當然不是在謀事，不過藉着機會，好打聽明霞下落罷了。愴促南下，病又是才好，好幾天沒有睡覺，一路風霜相侵，飢寒交迫，嗜盡風塵滋味。况又是異鄉作客，依人作計，凡事拮据，自不必說。誰知自這日就又病了起來，一病十餘日不

能起床。石紹建待朋友還算不錯，僱着一位很年青的陳嬾，送暖問寒，極盡侍候能事，周祥鳳在病中感激十分，底確還得着一點兒安慰。這日覺着身上輕鬆了一點，披衣起來，在屋裏迴旋了一回，頓感豎子斂跡，臟腑清爽；一高興就出了屋門，在庭前看着花兒出神。陳媽從門外進來，問道：「周先生好了些嗎？在外頭少立回子，仔細風吹着了。」周祥鳳笑道：「妳說的我，竟成了美人燈了。」陳媽很鄭重的道：「不是那樣說，病後最怕是勞頓，和風兒吹着；若再犯了，那可不是玩的。」又囑咐：「快回屋裏，躺下歇回兒罷，一回兒煮好粥了，你可以多喝一碗。」周祥鳳問：「副官還沒回來呢麼？」陳媽還沒答話，聽着一個女子聲音叫：「陳媽陳媽，妳和誰說話呢？」陳媽答道：「和咱家裏周先生。太太，妳看他病才好了一些，就出來了，風兒吹着，那是玩的嗎？」周祥鳳聽他們說話，就有點兒狐疑，見那女子出來，就兩相怔住，誰知正是他所訪求不着的劉明霞。可是應了那句：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」的俗語。兩人悲喜交際，怔着暗相驚訝！在明霞的心裏是：



「那日他們在客廳裏說話，我就聽着像是他的聲音。一則我那時心裏煩亂，正在尋死覓活，毫不理會。二來萬也逆料不到，他敢找到這裏來；就是找來了，那有這麼湊巧，素不相識，一見面就讓他住在這裏呢？誰知半月同住，竟斂個影兒，也會不知道？他病着也不能出門，不消說是沒有見面機會，我才來到這裏，心裏也着實煩惱，一天一天受淫賊的氣，還糾纏不清。就是夢想，也夢想不到他會住在我跟前害病呀？可恨他爲我病了一場，我竟不能煎藥伏侍，床前問安。蒼天慈悲，也捉弄的人，到這步田地，豈不可惱。」在祥鳳的心裏是：「怎麼她會住在石副官的家裏呢？莫不是夢裏相逢罷？不然，怎麼一塊相處，竟會不知道一點兒影子。石紹建這樣人格，也會作缺德的事嗎？我說呢，郭寧靜叫我直接來找他，他們莫不是串通了一氣的罷？」相牴之下，各人心裏，都是顛倒胡思。陳媽還以爲他們初次見面，怪難爲情呢。遂笑着給介紹：「這位是石老爺的好朋友周先生，太太也該認識認識。」指着明霞又看着周祥鳳說：「這是石副官從北平新娶來的太太劉明霞女士，到這裏

還沒有半月；你丑模樣兒，是多麼漂亮。舉動也很大方，對下人尤其是好的了不得，隔壁都說：『怎麼老實見不着你們石太太呢？』可就見石太太的秉性脾氣了。那像那些小家子婦女，一天往街上跑十八遍，拋頭露面，叫人看着，怪不成個樣子。』她這一席話，說的明霞滿面含羞，實難爲情，覺着她在這裏，也不能說句知心話兒。機靈兒一轉，遂把陳媽支去做飯：『仔細粥糊了。』陳媽臨去還說：『你們都是北方人，還是同鄉呢，在一塊兒多坐回子，也親近親近。』說着就做飯去了。明霞見周祥鳳呆了是的，在那裏死怔着，遂叫了一聲：『哥哥，』走到他跟前，握住手，覺着瘦了幾許。一陣心痛，淚如雨下。周祥鳳當時萬緒纏在心頭，不知從何說起；隨着明霞，剛到了屋裏，覺着頭沉眼黑，脚下沒根是的，就栽倒在地。明霞見他倒了，馬上用手去扶，不防脚底下一滑，心中發慌，也就跌倒了。兩人身子，雖失了自主能力，在地下相偎依着，哭成一團！覺着天旋地轉，兩眼火星亂迸。但是兩顆心。驚喜交集，週身的血液，像猛火煎炙，滾熱緊漲。通了電流似的，沿

着血管，渾身奔騰。這時明霞心裏，比較周祥鳳還明白一點。停了回兒，止住悲哀，強打精神，極力掙扎着他扶了起來，坐在床上。極微弱聲音，又悽楚，又沉痛，叫道：『祥鳳哥，你喝一口白開水不？』周祥鳳身子一仄，就枕在她的腿上，兩眼發直，死釘着她，搖了搖頭。明霞看着他，委實可憐，低下頭，吻他的額角。又問：『此時身上覺着怎麼樣呢？好了些嗎？心裏還清楚罷？』周祥鳳聽了，淚珠兒從眼眶裏，滴溜溜滾了出來，看着她點了點頭兒，就想坐起來，明霞馬上用手接住他，說道：『不礙，在這裏好好歇回兒罷。』周祥鳳很感激的樣兒，從眼角又流下淚來，直滴到她膝衣上，却濕了一大片。明霞也是痛心酸鼻，萬也想不到：『今生這樣遭遇，兩人還能碰到一塊，對着流淚。』心裏一喜歡，淚珠兒婆婆亂滾，反滴了周祥鳳一臉淚痕，嗤的一笑，赶忙拏手絹給他擦掉。很神祕的把臉湊了過來，低視的俏態，微笑着。同周祥鳳的朱唇吻合，暗鎖丁香。靜默的吮吸，都能互相聽見。周祥鳳此時，不似先前那樣昏沉迷離，精神復原，感覺得到一種莫可名狀的快慰。

。推開明霞，坐了起來，一隻胳膊，攬着她的香肩，笑道：『在北平我幾次約求妳，妳總是擎着「金簪掉到井裏」的話來支應我，此時我彷彿得到妳的甚麼圓滿的答覆是的。』說完臉色飛紅，像說錯了甚麼似的，把頭低了下去。明霞聽他這麼說，也覺着實慙愧。嘆了口氣，哽咽說道：『那時我的清白身子，打算同你結婚後，碧玉無瑕，貢獻給你，不露人們的鄙刺，也就完了我的素志。誰知確葬送……』說到這裏，悲不成聲，倒在床上，哭的幾乎氣絕。周祥鳳本是爲喜歡所驅使，說岔了話頭，誰知正中在明霞的心病上。這時，見她哭的死去活來，無法安慰；深恨自己說話太孟浪了。自思除此着外，不能明我不懂她失貞的心跡。遂先用話打入她的心坎，說道：『明霞：妳哭的我太不好意思了，我的病才好……』雖是硬着心腸，沒說完也就哭了。明霞却能諒解他，止住哭說道：『祥鳳哥，我不哭了，但是我心裏委屈，能對誰訴說呢？』周祥鳳見她轉過意來，也就拭掉涕痕，苦笑着挪過身子，凝睇着明霞胸前，那對微突高起的乳峯，作進一步的約求。明霞把他一推，嘆道：『我已

成了污濁不堪的人了！還好意思接受你的芳澤雨露？」周祥鳳說道：「這麼遠路我追隨妳來，所想的是什麼呢？妳就肯硬着心腸，置我不顧嗎？」明霞聽他說的有理，點點頭兒，瞅着他嫣然一笑。又說：「此時我再不敢推託別辭了。只是你害病才好，……我爲你身子虛弱打算，還是慢一點兒罷。」當時周祥鳳一把慾火，簡直就有一觸就着之勢，只是不好意思太冒昧，低頭自語：「我身子並不虛弱。」斜睨着明霞又說：「爲妳憔悴，妳還不知道嗎？病患要安，還只除了求妳，讓我出點兒風流汗呢？」明霞見情實難却，隔着玻璃，向庭中看了看沒人出入。「遂落下碧紗，輕解羅圍。揭帳作興雲之姿，擁裳似咒雨之狀。萬縷絲情，緊挽沖波之舟。一片膠意，傾注靈液之池。鬪角勾心，綺珠疊翠。趙飛燕款款金蓮留痕，楊貴妃輕輕羽霓着跡。瓊筵坐花，飛觴醉雲際之月。金缸豎蠟，射光透黃龍之府。蜂腰擺擺，蝶翅翩翩，旋玉盤而舞霓裳，指雲端而夢遊仙。剎那神凝情醉，力竭汗喘。意怡怡，匿笑無言，含情相對。一個像襄王渴倒陽臺下，一個似神女携將暮雲歸。情洽方闌，恰

才鳳去秦樓，雲歛巫山。」

陳媽在院裏問道：「周先生喝粥兒不喝呢？」說着端進來一碗粥，一碟兒醬菜，放到桌上。見明霞在椅上坐着，便又問：「太太，也喝一碗兒不？粥兒好着哪！養精補神，於身有莫大益處。年輕的人們，誰不愛喝粥呢。」明霞見她說了一篇廢話，以爲她在院裏偷窺，才這樣來譏諷。就笑了笑說道：「我不是才吃了飯嗎？那來的這麼些餓；妳愛喝粥，就多吃點兒罷。」陳媽笑道：「可不是呢，太太剛吃了一封掛麵，兩個雞蛋呢！肚裏飽飽的，就是愛喝粥，也吃不去呀。」周祥鳳搭訕着說：「陳媽，妳愛喝粥，就喝了這碗兒罷。我看見粥就怪膩的，不喝就飽了。」陳媽看了看明霞，羅衣寬褪，鬢髮帶鬆，還像是尤雲殢雨的模樣。笑着對周祥鳳說：「掛麵雞蛋，太太是吃飽了，所以不餓。你今天病才好了點兒，出去又挨了風兒吹，太陽曬。回到屋裏，任陪沒吃，怎麼也會不餓呢？莫非猴兒扒竿，偷了什麼仙桃？吃了人家過年剩下來的肉盒子不成？不然，怎麼你也會不餓呢？聽我說，乾

膽，喝完這碗粥兒，補醫你纔虧損了的精血。我再給你們每人盛一碗來，僮們一桌兒吃，豈不是好。」說完，微笑着看明霞。明霞低頭尋思，只不作聲。周祥鳳躺在床上，如聾似啞。陳媽倒不好意思起來，就便走出去，在窗下立了回兒，也不見他們說什麼話兒，就回到廚房裡，坐下想當時情形，委實納罕：『我當他們還是初次見面？誰知竟是前渡漁郎，舊相識了。怪不得我到了這裏多半月了，沒見過她個笑容兒，說不定石紹建是如何把她誑來的呢？但是周先生和她的關係，老石就會不知道嗎？唉！我的一片至誠心，又拋於汪洋東海了！還不是白費一場心血？無所從獲點兒代價嗎？』想到這裏，很像有莫大傷心，從眼眶裏滴滴直流下淚來，輾轉尋思，如失了什麼寶貴是的。忽聽一派皮鞋聲音，得的！得的！直到上房裏去，才告了停止。陳媽知道石副官回來了，趕忙先舀了一盆洗臉水，送進屋來，手巾半折，放到盆裏，打開肥皂盒兒。就請「石老爺洗臉。」一心還惦記着愛媛，唯恐她還和周先生坐在那裏，偷眼向裏間屋裡一瞧，敢情炕上坐着的，正是明霞。原來陳媽她腳前

到後宅來，明霞囑咐了周祥鳳些話，隨後也進來了。陳媽伏侍他們飯罷，又做了幾樣適口精細的菜和一碗白米飯，送到周祥鳳屋來，見他滿面愁容，病的又像重了。便笑道：「你起來吃點飯兒，犯不着去深思愁慮。至於你和太太的事，我給你們撮合還怕撮合不到一塊，那能給你們透風兒呢？我這樣好心，但不知你如何謝我？」笑着立在周祥鳳面前，又說：「你不耐動，我喂你好嗎？」周祥鳳聽了，便道：「你真肯作方便，妳的什麼約求，我是無不依從的。」就從褥子底下，拿出一搭簇新的鈔票，雙手拱給陳媽，說道：「本來我病了一場，全難爲了妳，這是六十元，權當我一點謝妳的誠意。」陳媽接過來，把嘴一撇，隨把那搭又整齊又簇新的鈔票，狠狠往床上一撒，就如蝶舞花飛，散亂了滿床。周祥鳳看着怔了。陳媽冷笑說道：「你個挽弓酸來沒意見。賣弄有家私！我是圖謀你東西來到此嗎？把你這點錢財做賞賜。不也害羞。」說着格格笑個不住。自這日起，周祥鳳和明霞背着石紹建不在家時，就情意纏綿，暗渡陳倉，陳媽從中也肯爲力，只欺老石一人。倆人雖不



是名義夫婦，但是同居不離，愉快逾過一切。周祥鳳只愁着那能在此長住，幸而石紹建三年以來，從中校副官，一步一步升到司法處處長，周祥鳳得由書記也升到秘書官，依然不娶，只和石處長同居。誰知他們這時的隔壁，正是劉郁文和愛媛住着呢。明霞到他哥哥家來，也是陳媽聽說的消息。只知隔壁是北方人住着，萬也逆料不到是明霞的同學愛媛，竟和她哥哥偕手同逃到這裏同住。又何曾知道他們層層週折的啞謎呢。此時的明霞，真是，意外驚喜，實有不可言喻之概。趕回去對周祥鳳說知，不消說周祥鳳也和她同樣高興，夜裏叩門過訪，周祥鳳見了劉郁文，剪燭話舊，對酒談心，高興非常。你想他們又是同鄉，又是同學，三年疎闊，一旦團聚，此夜興致，真有「與君共飲此杯酒，醉對紅燭話天明」之概。

第二天周祥鳳正在擁被高臥，睡的正濃之際；汽車笛聲，把他從夢中驚醒，披衣起來，才知道石處長辦公去了；盥漱已畢，對着庭前花兒出神，見劉郁文和愛媛進來，遂上前握手，頷首致敬，愛媛、陳媽請進裏邊去了。劉郁文握着他的手說道

：『石處長起來了沒有？』周祥鳳皺了皺眉頭兒，說道：『今天不知爲什麼，早早起來，沒吃飯就去了。我想督辦總辦完喪事，莫非又有什麼緊要軍機不成！』說着到室內坐下，劉郁文又問：『你今天也忙不忙？』看着牆上掛的月份牌說：『今天可是星期日，索性僮們去找郭寧靜何如？』周祥鳳沉吟了回兒，答道：『忙是不忙，雖是星期，還得到司令部略理略理。只是我們辦公處，距他那裏太遠，知道他又到督軍公署裏，却還沒和他見過面呢。既你說去找他，我也作個順路人情。但是得先到我那裏，才能再到他那裏去呢？』彼此又說了一回閑話，又到後宅見了明霞同愛媛，從電話裏要了一輛汽車，兩人坐着，就先到了孫師長司令部裏。周祥鳳和劉郁文進來，剛才坐穩，一盞茶氣沒吃，見傳達進來說：『孫師長請秘書官說話。』周祥鳳聽了，點了點頭兒，說：『知道了，隨後就去。』傳達退出。周祥鳳坐着又納悶了一回兒，自言自語：『什麼事呢！』遂讓劉郁文暫先坐着吃茶，說：『去就去來。』劉郁文見他摸不着頭腦的去了，順手從案上拿起一件公文，看了看也沒什

麼，就又放下。見抽屜少微隙，遂信手拉開，見裏頭重重疊疊，一大摞兒公文，翻開去瞧，也沒什麼要事，就丟開手了。見周祥鳳回來，也沒露聲色，就催着出來，坐上汽車，直到內衛隊隊長辦公處，才下了車。周祥鳳從衣袋皮押子裏，拿出一張名片，讓衛兵遞給傳達，說：『要見郭隊長，』傳達出來說：『隊長沒有在。』周祥鳳又問：『到那兒去了呢？』傳達說道：『崔師長請吃硬飯去了。』兩人才想回去，只見一輛汽車，像潮湧一般，捲了過來，哧的就住在一旁，從車上跳下來的，正是郭寧靜。雖是和劉郁文握手，却不住的拿眼睛端睨周祥鳳。說道：『這位好面熟呀？一時却也想起在那裏見過。』此時那個傳達，遠遠的舉手敬禮，馬上走到跟前，遞過那張名片，說道：『這是孫師長司令部裡周秘書。』說完就站在一邊，垂手躬立，煞是規矩。郭寧靜看了名片，呵了一聲笑道：『我說呢，還是我介紹去的呢？怎麼竟會忘了。』周祥鳳笑了笑，回到裏邊來，分賓主坐下，沏茶自有當差侍候。郭寧靜脫了外衣，擦了一把臉，笑道：『離家萬里，咱們同鄉，在此

軍界作事的，我知道的，今已五位了。再合上郁文，六位同學，今竟相會一處，小的時候，誰還想得到呢？」劉郁文問道：「那三位都是誰呢？」郭寧靜笑說：「你猜猜還能有誰。」周祥鳳道：「我只知道郭藻濱在康旅長司令部裏富軍需，那兩位倒要請教請教。」劉郁文說道：「怎麼他也入了軍界呢？他不是在北方作中學的教員嗎？」郭寧靜道：「哼，那個傢伙才狗屎呢！在學裏時候，誰和他來的着？饒挺孤，還是對人蠻不講理。我還記得夜裏自習餓了，就悄悄出去，買點心餛飩吃，他硬要我給他兩塊。我不給他，他還和我見校長呢？後來成了教書匠，從師範裏被學生轟出來了，又到初中作教務主任，他聯合教職員和學生，還想轟校長呢？以至人格掃地，在教育界立腳不住，投了他舅舅康旅長來，先到南京，還借了我好些錢呢。」劉郁文見他說到這裏，想起了什麼似的，便問：「昨天是督辦辦喪的日子嗎？我說那位騎白馬戴將軍盔的怪而熟呢？那時竟不會想到是你。但不知和你齊馬並行的那位是誰？」郭寧靜笑道：「都是戴的將軍盔，騎的白馬，你說的是在我右邊的哪

？還是左邊的呢？右邊是孫師長，左邊是崔師長，另外還有樊，劉，杜三個師長，七個旅長呢。餘賸就是督辦公署的人了。」劉郁文聽了，如有所思。周祥鳳又想說話，見傳達進來對郭寧靜說了兩句什麼，郭寧靜聽了，點點頭兒，知道有了什麼要事，和劉郁文就告辭去了。郭寧靜送了回來，見了督辦，報告宴會上情形，又到內宅去辦所囑咐的事，先到幾位姨太太處照畧過，然後到月嫻女士樓上。只見月嫻斜躺在一個安樂椅上，粉頭懶在一邊，正在晝寢。合目似笑，低眉含情，蓮襖豐頰，霞潤桃腮。兩胳膊垂於椅外，一根腿曲踞椅上。郭寧靜素常極愛月嫻，只是月嫻不肯接近他，今見如此，還有個不一觸就着的嗎？但是此時神經系跳動的非常利害，攝手攝腳，不寒而慄，就是牙關，也是上下亂戰。遂悄悄解脫了月嫻繫衣，一看，真是潔膚滑玉，柔體凝脂，微微昏露下身的曲線美。埋玉香塚，稀疏衰蔓籠罩。紅巾愛縛，半點春藏麝臍。才挪近椅邊，見月嫻檀口做響，扭過頭兒又睡去了。愈看愈愛，恍然如醉，感觸一股香氣，沁入肺腑，遍身酥軟，真個銷魂。這當兒的月嫻，

在夢中也像獲到什麼安慰似的，靜默的，半就接受。但是精神疲倦的很，眼也不耐睜開，身子只是被動的，搖幌不定，不很自由，口內又覺非常渴焦，雙頰彷彿被人熱烈地吻着，唇邊也像得到一點甜香的液汁，這才神思清楚，只是嬌肢無力。自思：『或是作夢，這當然是想思所致。』月嫻星眼朦朧，微微啓了一道縫兒，見一人抱着自己，緊緊摟定。前腿做躬，後腿成灣，上身癱軟下來，壓的氣喘吁吁。那人像是默祝上帝，兩目冥合，老是不動。不由大怒，氣的漲紫了粉頸，改變了朱顏，狠狠推了郭寧靜一跤。急的什麼話也說不出來，起身把衣繫好。郭寧靜楞在一邊，千姐姐，萬妹妹的央告，見月嫻一團怒容，還帶着嬌羞，瞅了他一眼，往換衣櫥裏去了。郭寧靜尾後也跟了進來，月嫻回轉身來，擋住他說道：『你把我衣裳腌臢了，還要幹麼？』郭寧靜道：『我伏侍你換下來，不好嗎？』月嫻把嘴一撇說：『缺德！瞧着人家睡覺，就下此毒手……』郭寧靜看着不似先前那樣矜局，又甜妹妹，蜜姊姊，央告的人肉麻。月嫻一笑就讓他來伏侍，約有一個鐘頭之久，二人才從裏櫥

出來，月嫻在化裝台前化了裝，蹙着郭寧靜笑道：「誰知你竟有這麼大的胆子，作出這個花樣來，損死人了。」郭寧靜早到月嫻跟前，握住她的手癢笑，見她十指尖尖，似玉如筍，胳膊像條白花嫩藕，光滑白淨。正看的出神，月嫻把他又一推笑道：「裝什麼憨兒呢？看你多麼損，把椅子也給腌臢了。」指着那安樂椅上點點斑斑，像什麼溼了的一樣，只看着他笑。郭寧靜聽了，低頭一瞧也笑了。遂道：「督辦問妳們兄妹幾時出發呢？要是沒什麼要緊事，可以早走一天，說：把專車已給包好了，還說讓我送你們呢。」月嫻很高興，嘆了一聲說道：「遲一天，早一天，不是一樣嗎？依着我，早就走了，還能攔到這時，誰知又和你……」說着用手握着嘴，蹙着他格格笑個不住。停了回兒，又說：「我哥哥說明天走呢！你說怎樣？」郭寧靜笑道：「錦波嗎？那麼我就回督辦去了。」月嫻阻着他走了，心中很不自在，從藏書櫃裡，拿了一本書，想着看一兩頁，誰知神思萎頓，一看就膩，躺到床上去睡，見鶯兒笑嘻嘻跑進來，說道：「小姐，少爺可鬧出花樣新聞來了。」月嫻說

道：「冒冒試試的，吓人一跳，小姐少爺的，又能有什麼花樣新聞呢？」鶯兒笑道：「小姐那有新聞呢，我說的是少爺錦波呀，妳不是叫我到九姨太太那裏去嗎？我到那裏，見一個人影也沒有，那些老媽子，不知都到那裏去了。就是彩雲，紅霞幾個丫頭，也都沒有在家。我還以為她們都到七姨太太墳上哭去了呢。誰知到裏邊，一頭子走進屋裏，真是臊死人了。見八姨太太也在那裏，和九姨太太，都脫去衣服，赤條條的，一絲不掛，兩個女性擁偎着，錦波也赤着身子，給她們照裸體像片。我不敢進去，又捨不得走，遂悄悄偷看。這樣照罷以後，錦波又和九姨太太擁抱着，作種種試樣，八太太給他們照。那個樣兒，真能羞死人！小姐妳說這不是一樁花樣的怪新聞嗎？趕他那像修飾好了，我叫雲兒偷幾張來妳瞧，小姐看了，敢情夜裏還睡不了覺呢？」月嫻聽了，尋思：「錦波向來不喜歡這幾位姨娘，怎麼如今另換了一個人是的，和她們倒兜搭在一塊了呢？我說呢，前天，在七姨太太靈前，他們擠眉弄眼，撇嘴流淚，原來是這麼回事。到美國留學去，要不是我摧的緊，打算早走



幾天，敢情他置諸腦後，留戀着這些嬌花，不肯走呢。」遂罵鶯兒：「我說妳這浪蹄子，去了半天不肯回來，就是這些事。說不定妳……」鶯兒見她罵出自己來，急的臉飛紅，赶忙駁道：「小姐可別瞎三話四，冤屈好人；那夜妳叫我到他跟前，我還不敢呢。這時我見他那硬梆梆的傢伙，直往九姨太太的肉裏戳，看着就害怕，小姐妳說那麼粗，那麼長，戳的人，能不疼嗎？」月嫻見她越說越寒酸，噎住笑聲，佯怒道：「妳這不知死的癩丫頭，越說越說出新鮮的來了，再說我扯爛妳的嘴。有人聽見，不說妳有點跋氣，還許說我調鬪妳的尖舌頭呢。快別說了，妳把衣櫃裏那衣裳拿出去，叫老媽子洗洗去罷，我也好歇會兒。」

到第二天，錦波和月嫻商諒，再耽擱兩天才走。月嫻執意不肯，說：「父親已給包好車了！」。正說着郭寧靜進來，報告兩輛汽車已開進來了。錦波此時越發躊躇，月嫻毫不顧忌，把所應携帶的箱籠什物，叫人都搬到汽車上。本來就想帶鶯兒去的，近日見她和錦波，鬼鬼祟祟，恐將來發生問題，只好作爲罷論。錦波見去勢

已定，只得叫人也搬運應帶的東西，然後和月嫻同去辭別父親，王瑤卿囑咐了幾句，叫他兄妹去辭別幾位嬸娘。一一見過之後，妙綺和艷儀執意要送到車站去。遂又備了兩輛汽車。郭寧靜同月嫻乘一輛，錦波妙綺坐一輛，艷儀自己坐一輛，箱籠佔一輛，共四輛汽車，每輛四個背砍刀，帶盒子礮的武弁護送。龍騰虎勢，從督辦公署，直開到站台上住下。那兒一輛蜿蜒如龍，氣息喘喘的火車，早在那裏站着，大概直等她們來了，好把她們拖到上海去。大家下了汽車，上到頭等臥車室裏，四個武弁，把箱籠什物另移到一輛車上，護送到上海。艷儀對郭寧靜說道：「只一輛汽車丟着你回去坐，那三輛先叫開回去罷；我兩人送他兄妹到上海去，只留一個馬弁伏侍我們，那麼你就不必去了。」郭寧靜聽了，很爲躊躇。妙綺笑道：「你還不放心嗎？我已對督辦說要到上海去一躡，恰好乘這個機會，索性去遊歷遊歷，免得天天老在這又空又大的南京，真要悶死人呢。」郭寧靜知道自己雖不負擔任何責任，但她倆這一去，還能和上幾回一樣，到那裏住幾天就回來嗎？」個人也不好干涉，只一疊

連聲的應道：「是是！」就想下車，見月嫻也很不耐煩的先出來了。艷儀和錦波只管說笑，郭寧靜告了迴避，到了月台上，才想和月嫻說話，一聲汽笛，車就開了；他不容分說，從衣裳裏掏出崔師長給他的那個鑽石戒指，緊走了幾步，到月嫻身邊，放到她外氈衣袋裏去了；月嫻笑着對他點頭。此時那車兀自又停止，月嫻才慢慢上了。這才龍吟虎嘯鳴鳴的走了。郭寧靜站在月台上呆了是的，只是望着火車的煙影發楞；要不是那位汽車夫叫他，管保他的魂靈兒前去追火車去了。回來對督辦報告了一切，王瑤卿也沒說什麼，只叫：「廚役明天備幾席精緻酒肴，請各將官赴宴；設於後園菊花圃裏芳心亭上，酌酒賞菊。」郭寧靜出來對司廚吩咐下去；瞧着今天沒事，就到劉郁文那裏，才知他近來作賣文的生涯。劉郁文又對他說：「石處長近來，和明霞惡感很深，聽說又在外頭，另娶了一位妓女，將來還不知怎麼樣呢？」郭寧靜聽了，知頭猜尾，才知道老石的妻子，竟是劉郁文的妹妹；但是早知道明霞和周祥鳳那麼回事，也不便深問，就拿話岔開了。劉郁文說道：「你們公署裏，又

有什麼緊急軍情，怎麼石處長同周秘書今天早早就去了呢？」郭寧靜很遲疑的答道；「並沒什麼軍情，大蓋他們司令部裏，又要換防了罷。」二人天南地北又說了一回兒，郭寧靜就告辭出來。他今天無論說什麼，作什麼，都像沒了魂兒是的；迷迷糊糊，別了劉郁文，也沒僱車子，就越街穿巷，信步走去。南方潮溼，片雲可以致雨；況今天又是陰鬱鬱的，這時竟下起雨來，還是下的非常緊。郭寧靜這時僱車子，是僱不及了，見左首一家大門，往裏是條過道，他就慌不擇地，馬上躲到這個過道裏去避雨。又見一位女子，穿着高跟革履，得的！得的！也走了進來，上石堦時，跌了一跤，幾乎摔倒；郭寧靜一看大驚，不禁：「噫嚨！」了一聲。正是：天公做美施巧手，慣會雨期勾客留。三生石上心相印，不是冤家不聚頭！要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回

### 鷄唱五更殘關山雪月 林嘯暮氣深臺城秋詞

却說郭寧靜看見那個女士進來，暗暗吃了一驚，自思：『怎麼她也會到這裏來呢？她不是在西城住着呢嗎？』原來這位就是白女士嘯竹，見他下死勁的看自己，遂笑道：『郭先生怎麼也到這裏來了？出來沒坐車子嗎？』說着把他讓到裏邊客廳裏坐。一位老媽媽招呼吃茶，白嘯竹入裏間更衣，沒半個時辰，笑巍巍的出來，穿著件鐵青花縐夾旗袍，換了雙雨過天晴藍緞子平底鞋。蓬鬆秀髮，嬌嬈玉體。豐頤蓮朶而帶笑，黛眉翠目而含情。花枝招展，言語溫存。郭寧靜相形見拙，倒不好意思

起來。白嘯竹和他坐了個對面，笑道：「郭先生在督辦公署裏，現居何職？前天是督辦那位太太出殯，那麼威風。在南京住了好幾年。看見葬殯的，還屬這次熱鬧呢？」郭寧靜道：「可不是呢，上回埋葬督辦的正太太，也沒這次熱鬧。」白嘯竹笑道：「我說呢，我見了你穿戴着禮服禮帽，和將官並馬齊行，倒像另換了一個人了。可是三幾十人裏頭，誰也不如你……」說到這兒，一雙水汪汪的眼睛，溜到郭寧靜身上。噎住了話尾。格格就笑個不住，拿手絹握着嘴，回頭望那位老媽子說：「寧媽，妳不是說那位騎馬的，又漂亮，又精神，小小年紀，竟作這麼大的官嗎？就是這位郭先生嚟！」寧媽聽了，赶忙上前施了半禮，笑說：「郭先生一進門，我就瞧着怪面熟的，我正想在那裏見過呢。虧得大姑娘提醒我。敢情是模樣兒好看，身材兒精神，作這麼大的官，尤其難得，真可以說再世的甘羅了。不知郭先生的父母多大年紀，真大的造化，修了這麼一個十全十足的兒子呢。」白嘯竹瞅了郭寧靜一眼，笑說：「你瞧前天他見了你，指着就誇不絕口，我還說她：「妳少要指手畫腳的，看

那些武裝軍士惡狠狠的盯着妳，若加妳個行刺的罪過，妳可吃不了啊。」此時我一句話，又惹出她提聯囁嚅一大片話來。」又對寧媽說：『天不早了，妳收拾飯去。先去沽一瓶酒兒，買幾樣新鮮菜來。』此時雨已停了，郭寧靜就想告辭。白嘯竹道：『忙什麼，在這裡吃了飯再走。』郭寧靜說道：『無故相擾，就屬抱歉的很了。况我還得趕緊回去呢。』白嘯竹見他執意要去，自己無可挽留。遂把他送到門前，說道：『沒事可到這裏來，』很客氣的，頷首而別。

郭寧靜僱了一輛洋車，趕到了督辦公署門前，見十數輛汽車，在那裏停着，衛兵也多添了一隊；雖自疑惑，却也不拿着當一會子事，到裏頭來，見那個座鐘，比從腕上解下來的手錶，快一刻多鐘，當差捧進洗臉水來，放下又去沏茶。一位傳達進來，悄悄說道：『隊長到那裏去了呢？王督辦午後兩點鐘，在後花園鐵欄邊自殺了。還有寫下的遺囑呢？』郭寧靜一聽，如青天打了一個霹靂。半晌無語，自忖：『沒的事，我出去的時候，督辦還很高興呢？怎麼就會自殺了。』兀自怔着，又想

問。那位傳達，像怕什麼是的，就馬上退出去了。當差沏茶進來。也和那位傳達說的一樣話兒，又說：『此時崔師長康旅長孫師長……都聞信趕來了，參謀長，副官長，公署的人們，都在後邊呢？』郭寧靜也顧不得洗臉喝茶，半信半疑，就向後邊走來。見衆人叢中，粉黛間雜，鴉雀無聞。崔師長一眼瞧見他來了，苦笑著上前握手，其他將官，見了都舉手致敬。讓開一條道兒。郭寧靜到跟前一看，鐵柵下血泊裏，仰臥着一條死人，正是威震全國，雄霸一方，轟烈一世的王瑤卿。一看之下，悲自心生，只覺頭昏腳輕，撲咚就栽倒在地；衆人赶忙上前架起他來，郭寧靜只覺天旋地轉，一陣心疼，哇的吐出一口鮮血，全身癱了是的，昏迷不醒人事，只聽耳邊嘈雜，自己的靈魂。也像一顛一覆。不知所之。正在走頭無路的當兒。撞頭來了一羣人。中間一個紅臉大漢，手裏拿着一條鐵索，牽着的正是王瑤卿，鐵鎖鎖着脖頸，背後插着一紙招牌，上寫着他的罪狀。後跟着一個青臉大漢，手持鐵棒，打着王瑤卿叫他宣佈自己一生所爲的罪狀。體破血流，狼狽不堪。郭寧靜正在不知謂什



麼，才想上前替他討饒。忽然天崩地裂，塌山倒海似的一聲響亮，唬的郭寧靜急回頭看時，見崔師長康旅長……，以及所知道的幾位將官，還有不認識的，也都是軍閥官僚模樣。有是嚇嚇大名，像聽說過的。有是無聲無臭，冥然不聞的。這時鬧哄哄！，慌似羣羊，如看見了虎狼是的，四向亂竄。四五條大漢，手執生鐵大棍，分頭追了下去。郭寧靜見了，滿腹驚疑，究竟不知這是怎麼一回事。想：『堂堂的將官，倒被這幾位大漢，惡狠狠兜頭亂打呢？他們何不拉出軍隊來幹呢？』又想：『總共才十數個大漢，那用的多少兵，只有三五架盒子砲，不就把他們了結了嗎？』他正在爲人畫策，憤憤不平；瞧見那裏一條大漢，指着他道：『那不也是一個虎狼之儔，禍民遺孽？』手提鐵棒，撒腿追了過來。嚇的郭寧靜撒腳就逃，正跑的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」前邊一條大河擋住，波浪滔天，茫茫無垠。尋思：「這回可沒了命了。」一瞥眼看見蘆葦深處，搖出一隻小船，上頭坐的那正是幾位大官偉人，滿載財物，想着逃走。他就喊着：『救我！救我！』那船上坐的人，也不睬他，船像極其

沉重，搖櫓前進。忽然颶風陡起，船底朝天，眼看着人船俱已沉沒了。不禁嘆惜，此時又從左首跳出來一條大漢，不容分說，舉棍撞頭就打，喝道：「先了結你這個桀犬跖卒。」郭寧靜哎喲一聲，頭震如裂，四肢發疼，想着這回可真沒了命了。睜開眼睛一看，只見自己睡在一張小鐵床上，蓋的是條白被，周祥鳳劉郁文李存厚韓蘊玉四位同鄉站在床前，一個穿白衣服的醫生說：「不要緊，注射兩針就好了。」衆人見他醒了過來，都要向前致問。那個醫生，赶忙對着衆人搖手道：「你們不要說話，叫他先養養神兒。」郭寧靜還覺着頭疼體碎，迷迷糊糊，疲倦的很，閉住眼睛，依舊睡着。這樣慢慢醒了又睡，睡了又醒，約有一個多鐘頭，精神已完全恢復了，人也清楚了。醫生此時已走了，劉郁文周祥鳳還在面前。郭寧靜便問道：「什麼時候進來的？這不是醫院嗎？是你們送我來的吧？」劉郁文道：「你是偕們幾位同鄉送來的，他們打電話給我，我就到這裏來了。」周祥鳳道：「你可把我駭着了：我正在辦理文件，聽說你也昏過去了，到那裏見王督辦躺在地上，身上流血。你

的兩眼也是昏藍無光，直瞪着呆了一樣，從口邊流出血來。嚇的我魂飛天外，陸續幾位同鄉都趕到了，就趕緊把你送到這個醫院來，還有崔師長派人來看了你好幾圈呢。」郭寧靜聽了他如此一說，以前的事，模模糊糊還記得一點，閉目一想，不覺流下淚來。周祥鳳道：「督辦抱了厭世觀，是自戕而死，你傷感也是無益。況崔師長待你，也不減於王瑤卿，那何必又作此悲呢？你好幾千里的關山路上，還有暮年的父母，你要明白些。要像這樣糟塌個人身子，萬一有些好歹，寧靜，可就你的罪孽，就越發的重了。」郭寧靜聽他說出罪孽，想起夢中情形，陡然一驚。自思：「幹此軍界事情，莫非都是助紂爲虐的嗎？莫非都是爲虎作倀的嗎？但是我所作的，並沒有損天害理，以暴凌弱的嚙！自覺對於良心上，沒什麼缺陷。那幾個大漢，罵我『禍人遺孽』，這又是從何說起呢？」劉郁文見他沈思不語，還以爲他想什麼。便道：「醫生說，你並沒什麼大病症，不過神經系受了劇烈的激刺，滌除思慮，靜養兩天，也就好了。」郭寧靜道：「我的病，我自信也沒有什麼要緊，倒不勞二位費

心；我此時回家的心很切。蘊玉存厚不是也在這裏？怎麼此時看不見他倆人了呢？』周祥鳳道：『蘊玉存厚他師長來電話，他們見你好些就回去了。至於你回家，那麼很好，趕三五天你病好了，我可以送你回家的。』又說到王瑤卿死的事，郭寧靜上氣不接下氣，哽噎了半晌，也沒說什麼，隨背過臉去，面壁噓唏，哽咽着說道：『祥鳳，你到那裏再去看去，盛殮了督辦了沒有，怎麼個裝裏，回來也對我通一點兒消息。』周祥鳳劉郁文聽了他的話，就走了。此時，已經黃昏時候，屋裏的電燈，非常明亮，照的四壁，愈顯悽慘可憐；郭寧靜躺在床上，覺着一股陰鬱寒氣，侵了過來，毛髮豎立，渾身發慄；見一條白影，在床前撥弄藥的瓶子。他知這是那位醫生，但總是自心疑惑。一合眼，像到了家裏，他那白髮老母，在這深夜，點着一盞油燈，烏玲烏玲，正紡棉花。不知謂什麼擦淚抹眼的，極其淒楚；忽然停止了工作，一聲肉，一聲兒的大哭起來。他父親彷彿睡在左首，床前一條單桌，上頭擺着紙帛香燭。香煙繚繞，燭光淒暗！正中一個木牌，上寫着他老父的神位。他那幼

稚的妹妹，在炕上睡着，聽見她媽哭聲，也從夢中哭醒！寡婦孤女，在這深夜裏，驚天震地，嚎啕大哭！越哭越傷心。他一步上前倒在他媽懷裏，哭着叫：「媽，媽，你不肖的兒子回來了，……：……：……」郭寧靜這時，恍恍惚惚，就又醒了，見那醫生已去，靜悄悄的深夜，一無人聲，隱隱聽見院裏嚶嚶嚶，像是下雪。從遠處傳來，幾聲佛磬聲，木魚聲。這時他真很不得肘下生出兩條翅膀來，馬上飛到家裏，看看他媽和妹妹，是否是哭他爸爸，他爸爸是否還生在人世。但是關山萬里，遠水遙吟，那能夠如願以償。想到這裏，又兀自悲哀，翻過去，翻過來，總是流淚，把枕頭哭的，已濕了一大片，沾臉就會生疹。遂披衣坐起，見床前月光，正照在他的半身；隔着玻璃，雕雲衢的彎月，笑靨枯白，彷彿才衝出了雲霧，院裏的雪，寒森森已有三四寸厚。想着：「此時天氣，竟下起雪來，王瑤卿之死，天已爲之頽喪挂孝，不亦悲乎？」忽聞鷄鳴喔喔，天已五更，又惹起他的鄉思。正是：「雪月映懷，難免關山之嘆。鷄唱五更，愈增羈旅之悲！」及至天明，一縷癡魂，才慢慢的沉

入了睡鄉。

這以上是郭寧靜青春的經過，趕他回了家，他父親早已魂飛九天，命染黃泉了。此時還不知託生了那家的公子哥兒，別了他這不孝之男，享他的清趣去了。

話說郭寧靜抱了蓼莪之痛，高堂養母，誓不再瀝入漂泊惡流之過，田家風味，吟賞自得，倒也安閒。自從和左雲生鬧了意見，好幾天足不出戶，就是出去，撞見了左雲生，都是裝盲做痴，彷彿如無所睹，低低頭就過去了。誰也不先理誰；就是和魏畫橋馮連級也像生疏了許多是的。這日還是悶悶不愉，無以消遣；就從書閣子裏，抽出一本詩集來翻閱，發見一張詩箋，上邊寫着幾句歪歪斜斜的漫辭，看看不是自己作的，玩誦不忍釋手，詞是：

『浮萍隨浪，

觸白雲惆悵。

想去年春令，

蘭蕙芬芳，

美人遠隔天樣；

人生離恨，

塞滿愁腸；

望月闌沁入肺腑；

花解語生香；

天涯徬徨。

娟娟秋水，

地老天荒；

芳魂香然，

孤影悵惘。

穿眼望，

宋玉悲秋時候，

愁腸如舊，

盼何日消了心頭？

霹靂！

河東獅吼。

霸橋，

攀折新柳！

淚絲絲，

此恨難補。」

正看的出神，見左雲生一脚走入屋來；平常的日子，左雲生不到他這裏來，他還要請。這時來了呢？與前迥異，不但不招呼，簡直是不理。郭寧靜本在炕上彎着，看見左雲生，一翻身就面壁睡去了。左雲生碰了這麼一鼻子灰，淮退維思：「若



喪氣的出來，越發不好意思兒。」便喝道：「寧靜你快去瞧瞧，婁愈給北衙門挂了五六塊立匾呢？」郭寧靜本是惱他，但是這幾天精神的不痛快，生活的單調，簡直寂寞不堪。聽他這麼一說，坐了起來，佯笑含嗔，遂說：「你現在望高枝扒上了，還來理我？」左雲生道：「哼！究竟是誰不理誰呢？我又扒上什麼高枝來？」郭寧靜道：「我那天不過說句玩話兒罷啦，也並沒指明你做了什麼，何苦來？你對着衆人罵我，謂什麼呢？也犯不上呀。」左雲生笑道：「你還說呢？虧你問這個。那天你和占鰲遶灣，見了我謂什麼扭扭頭兒裝沒看見，不理我呢？」郭寧靜想了一想，覺着自理短，遂岔開話頭。問道：「你說婁愈給北衙門挂立匾，是真的嗎？上邊寫的什麼？况那事是些小人，懷怒未瀉，祕密報復的勾當，誰敢說是他挂來的呢？」左雲生道：「我說說你聽呀，昨天我從北衙門前經過，見牆上貼着好幾張五六寸長，三四寸寬的紅帖，我還當是房主招租呢；也不注意，就過去了，到了麟鏘漢胡同，見五六個人，圍着像看什麼，我也不注意，並沒去問，到清源那裏，才知道是給北衙

門挂的立匾。柳鳳乾知道了，趕緊叫人去洗掉了；這麼以來，街談巷議，滿城風雨。但柳老頭兒，還玩掩耳盜鈴的把戲，推襲裝啞，就把此事丟過去了。婁愈挂匾的主義，就是讓鳳乾知道知道孟純近日和他兒媳婦勾搭上了。好干涉他兒媳婦的自由。誰知柳老頭兒，近來也和他兒媳婦勾搭上了呢？一則不欲惡名外揚，二則自己，還作此不倫不類之事，也禁止不了人家偷漢呀。婁愈挂匾失了效用，以爲此事，還沒吹到鳳乾的耳朵裡，就託轉沼絲往北衙門打聽消息。豈知沼絲一問鳳乾，柳老頭兒聽了大怒，說道：『我還把此事丟過去了，你們還來撥灰尋火；這簡直是騎着我脖子拉屎，可惡透了。你這個忘八羔子，我今天問你，是誰往我臉上摔的狗糞？你不說出來，就是你有心和我不爲難，我可不答應。』沼絲見此事鬧壞了，躲賴不得；不說出婁愈來，自己就得負責，就像賊招案是的，只得一五一十對着柳老兒就直說了。婁愈知道繫鈴人，把此事鬧糟了，况柳老兒又不是好惹的，三十六計，走爲上策；早逃之夭夭，躲避他鄉去了。寧靜你說這件事，新鮮不新鮮呢？』他們正說的

高興，馮連級從他院裏經過，聽見他們說的怪有趣兒，便走進來，問：「什麼事新鮮哪？說說我也長長見識。」郭寧靜笑道：「沒什麼，不過說笑話罷啦。」又問：「怎麼你也跑到這兒來呢？」馮連級皺了皺眉頭，說：「古有敬這小子真討人厭，一天天吹牛。其實呢？一肚子青菜屎，除了嫖窩子以外，簡直一無所長。」左雲生道：「有敬年輕，太沒涵養，脾氣也真驕傲。他給毓華來信，滿紙都是典故，東拉西扯，彷彿看着「韻府羣玉」寫來的。你想一個小校的學生，他如何懂的這些？」馮連級道：「可不是呢，這時他還問毓華：你怎麼不答我的信呢？」毓華也真會惹笑，說：「你寫的信是些什麼，漢文夾雜着英文，弄的我莫名其妙；虧的你還來問我，我倒要請教請教；我看了不但不懂，還有認不得很多，你想我如何的答覆你呢？」說着從衣袋掏出那封信來，就請他給解釋。有敬把信接過來，扯成條兒，遂道：「牛心何知妙韻。隋珠投雀，算我錯了還不成嗎？」毓華還說：「怎麼扯了呢？好好一篇淋漓信件，這豈不可惜。」兩人正辦交涉，我就躲開他們了。」他剛說完，聽古有敬

隔着窗子說：『我當你到那裡去了呢？你們背地裡倒罵起我來了。』

左雲生見是古有敬，沒等他進屋來，就出來道：『說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對不住，我可就要先走了。』左雲生回到家裏，就往後院裏來，正從他母親屋子窗下經過，聽着屋裏他媽悄悄說：『妳說這是妳雲生爺的，我也不知道是與不是，但妳以前那兩回。別瞧我不出門，哄我不知道，那個又是誰的呢？』左雲生聽見這些話，像「丈八和尚，還摸不着頭腦，」只知是自己身上的事暴發了，遂輕輕止步，悄悄再聽：『以前的，不是我雲生爺的，這時，可真是他的了。我還能血口噴人，強賴他不成。』這可把他唬了一跳，此正是凌霄的聲音。使他立刻意亂，神思懊惱，自忖：『她怎麼找到我家裏來了呢？這不是不打自招，反來投首的嗎？』早知今日，悔不該當初和她……』又聽他媽說：『若果不是他的，妳賴也得賴的上呀？妳來找我，好歹還沒話說；若是叫妳大奶奶聽見。是他的，不是他的，先攔到後頭。若罵妳個天花亂墜，嚷了出去，妳們還怎樣有臉見人？小小年紀守了寡，不去安分守

己；只圖這點愉快，何苦來？不另嫁人呢？鬧下這個傍什子，真把我們的老臉，也都給丟盡了。背地裏偷偷摸摸，把人裝到磁甌子裏，誰能瞧見妳們一個縫兒？到這時鬧出這個活現眼來，還哄的人過，哄不過呢？醜事醜辦，我去找他來，妳們對着面商量着擺佈罷。」

左雲生聽到此處，想要嫁時，他媽從屋裏業經走出來了。見了他悄悄把他叫到一個屋裏，說道：「雲生你怎麼越長越沒長進呢？她是個沒人敢招惹的寡婦，按同宗，又是你的孫媳。你就不管這些，作此不肖之事；你父親知道，如何肯和你干休？這性命臉面，還要也不要！你也是三十大，二十整，越發的不懂事了；你種下這個禍殃子，可怎麼辦？她在我屋裏呢，你快去和她商量，怎樣打胎去罷，還在這裏楞着幹麼？我到外邊，瞧着你爸爸去。」左雲生這才蹣到他母親屋裏，見凌霄面白如紙，本來就很恨她不該自投網羅，還得連累別人。這以見可是又可憐她了。說道：「妳怎麼這樣傻，找來碰釘子呢？就是懷胎有孕，見了我什麼不能說。何苦來自

投枯井，把我也墜了下來。」凌霄含羞的道：「這幾天找不着你，我當你不管我了；我問你，你到那裏去來？」左雲生道：「我能到那裏，也不能丟下妳不管呀？千不該，萬不該，妳不該這時找我媽來。」時間不容他們多談，說明白意思。左雲生說不得了，只得破費了些，囑咐她：「打落胎，務要早給個信兒，別只叫我提心吊膽懸念着。」他雖爲此事，受了母親一頓戕白。懸崖勒馬，還真沈住氣了。又抱住凌霄，很熱烈地狂了一陣吻。却不計較他那母親，攝手攝腳立在風道口裡，被風兒吹着，巴不得他們辦好了交涉。別叫他那不管專制帝王的父親，回來阻見。那料得到在這箭在弦上，不容毫緩，就要待發的當兒，他們倒你親我愛，迷醉在溫柔鄉裡了呢？

凌霄辭了左雲生出來，抄近道去找郝義家的。原來郝義家的是個七十多歲的老。家裏極其貧寒，丈夫死了，只隨着女兒大姐兒過活。對於治私生子，配打胎的藥，很有效驗。今見凌霄過訪，察言觀色，明白人不庸細說，也就知道來意。現在女子心理解放了，越是窈窕淑女，越少不了君子之好。所以治私生子的很多。所以

郝義家的，配的這落胎藥，總是不夠用。就答應了凌霄。說：『還得明天進城去買藥材，回來再配罷。』凌霄很不得馬上打掉了肚皮裡的胎兒，刻不容緩，先給了郝義家的，十元鈔票，就催着這時趕緊進城。郝義家的見了這一疊簇新的鈔票，早喜歡的心花怒放，兩隻老眼，笑的擠成了一條縫兒。滿臉皺紋，越發的聯環起來。換了件半舊的旗袍，就要進城；見風刮的很大，在這「無風三尺土」的北平，有風就可以推想而知了。今天刮的天昏地暗。日色無光，郝義家的，實在不願意出門。無奈凌霄千央百告，執意要她去。况「有錢能買鬼上樹」，那怕郝義家的不答應呢。

郝義家的從前得過人家凌霄的好處，此時那能推託別辭；就只得倚老賣老，冒風進城去了。

凌霄見她走了，才算放了心。大姐兒道：『凌姑娘今天才是才從學校裡來的嗎？到我家來，我沒別的奉敬，妳多坐回兒，我去沏壺茶來。』凌霄道：『不消得，我還沒到家裏呢。』說着就走出來。大姐兒送出門外，笑道：『買來了，我給姑娘送

去得了。』凌霄站住脚，很費躊躇的說：『好罷，那麼就勞妳的大駕了。只是別讓我家裏人們知道，悄悄送到我媽屋裏給了我得啦。』大姐兒笑道：『那還庸姑娘囑咐呢？這點子事，我還能不知道嗎？』依着門檻兒，瞧着凌霄的後影，見她進了那條橫胡同，自己才回來，收拾晚飯去了。

且說凌霄回到家來，覺着有點肚疼；况受了左雲生的媽。一頓戕白，又被了風吹，這時身子委實不自在，躺到炕上睡去。模糊糊糊，聽她哥哥對她媽說：『今天這麼大的風，老郝媽倒進城去了。』她媽道：『管她呢，老不是東西，入城就是謂那條道兒。不定又給誰家的姑娘，又治私孩子了？若不是謂那些，這天她肯進城呢？』凌霄聽了此話，意識雖不很清楚，但心裏着實慚愧的了不得。這時的心裏邊，委實煩燥不堪，迷迷糊糊，又像是夢中，又像醒着。肚裏那個小生命，跳的人實在心慌！忽聽大姐兒在院裏同她媽說話。凌霄這一驚，非同小可，就坐了起來，見大姐兒在院裏，指手畫脚，氣憤憤說：『這樣天，楞逼着我媽去給她買藥；我媽說明



天停了風兒再去，她就不依。偏偏的時運不濟，一出門倒福星就跟上了；看看七十多歲的人，那消得這麼一跌呢。此時在炕上飄着，昏迷要死，這可怎麼辦？我可先把話說到頭裏，若有點兒好歹，可是你們姑娘把我媽害死的，那麼我可不依。」凌霄聽了此話，身子嚇的冰涼了。她媽還不知是謂什麼，問出頭緒，原來是郝媽給凌霄進城買藥，在路上跌了一跤，竟摔的昏迷過去；當時恰好碰見一位街坊，才僱車子把她拉到家裏，大姐兒急的什麼兒是的，把郝媽安排到炕上，叫青兒看着，就赶忙過來了。這時在凌宅大肆咆哮！凌霄也自恨今天晦氣：「既遭雲生的媽於前，又碰大姐兒的媽於後；况肚裡的胎兒未落，醫病的老嫗先死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復起。」暗自傷心，就滴滴流下淚來！

凌霄的媽，至此也明白了，央告大姐兒莫要聲張。因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也不能說別的了，妳媽若可救藥，醫藥費不用說我給妳就得啦。若有點兒好歹，棺槨殮衣，我都給妳媽買了來還不行嗎？」說完就跟了大姐兒來看郝媽；只見炕上挺着一

條死尸，滿面風塵，兩腿青紫，一條腿竟跌折了；青兒在一邊哭的死去活來，只罵凌霄：『不害臊的，死了男人，偷漢子，驕心爛肺的，制私孩子，把我老娘制死。』凌霄的媽，聽了惱不得，笑不得；又見大姐兒也大聲叫哭起來。趕緊說道：『妳們快別這樣哭鬧，我多多給妳們錢，夠妳們母女一輩子過活就是了。』大姐兒聽了她肯多多給錢，雖還是哭，可是嘴裏不咕嚕什麼了。只有青兒嘴裏還不乾不淨的說：『種下雜種孩子，養活下來就是了，還什麼打胎呀，吃藥哪，把我老娘制死，妳們就放了心了。』她捶胸跌足，明罵明敲，嚎陶大哭！

凌霄的母親，聽了實在生氣，也不好在此多站，就回來派人去給人家買衣裳棺槨，收殮郝媽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凌霄見她媽進來，愈覺羞臊慚愧，無以自容。她媽也真會體諒她，只問了幾句話，明白了她身懷有孕；就出來叫她哥哥凌詠絮，去請太醫，配打胎藥去了。自己怨恨：『教訓子女不長進，鬧下這樣醜事，也說不得了。千不該，萬不該，姑

爺死了，叫她妙年守寡，以致闡下這些個禍殃子：當日都是那老不是貨，一時糊塗，看着人家富有闊綽，女婿死了，也得把女兒坑死在那裏，不讓改嫁。接二連三的鬧笑話，這還不是現她媽的眼？老雞種，只着女兒：守節不嫁，賺好名兒。這時：「狗屎塗到臉上，又臭又寒碜！」

想到這裡，悽然流下淚來。見凌吟雪進來，遂道：「你去看看你姊姊去，回頭你去叫回芳兒的孀娘來吧。」凌吟雪聽了，巴不得一聲兒去叫碧蔭回家住幾天；就先到後院來，見芳兒的媽，和他姊姊正說：「這究竟是誰的哪？妳也說說，別只叫他害了人，在高崗兒上找心靜；妳說了我還真敢找了他去，還得叫他賠償出一切來。」凌霄羞答答的，還是不說。芳兒的媽又道：「妳這儂姑娘，叫他播下這個禍殃子，妳還不給他摔出來呢？是誰的妳說呀？」凌霄見她問的無可迴避，信口答道：「還能是誰的呢！不過是金的銀的罷啦。」芳兒的媽笑道：「啣！什麼金呀銀的，是誰呀？別叫我猜謎了，妳說明白得啦？敢情是與金的銀的有關係，不然，妳還與不幹

呢？〇』

這時凌吟雪走到屋裡，她們就不說了。看着他姊姊凌霄道：『怎的，又鬧病呢嗎？上幾次病了，我就叫姊姊養神寡慾，好好的保養身子，況也沒個過頭兒，還給誰勞碌？姊姊總是不聽我的話，何苦來？鬧一身子病；後悔不是也來不及了嗎？』

芳兒的媽笑道：『你別只胡咕嚕了，你姊姊想芳兒的小嬾呢？快去叫她來罷。』凌吟雪還說：『嫂子，妳說我的話對不對？半批人，也犯不上去勞碌費心的喲？就是能夠過的再富一點。試問能不能，有個親生兒子，來成家立業，承續下去呢？這還不是枉費徒勞呢？』笑的芳兒的媽，一仰一合，一手指着他，一手只擦淚。凌吟雪說完就退出來，叫碧蔭去了。

且說金碧蔭本來就反對她的婚姻的，無奈父母給做成了；幾次奮圖掙扎，毫無效果，猶且謂婚姻幾乎廢了學。她在家庭專制之下，雖不是伏首帖耳，也只好任命而已。自和凌吟雪形式上結了婚，還繼續求學，也算不致使她趨於悲觀之路上。在今

年秋天，誰知她的同學陳淑麗女士。竟和本校校長，由戀愛而結婚呢？她本是謂她母親的病，將要回南；這麼一來，就被陳淑麗攔阻住，只得等淑麗完婚後再走。給陳淑麗張羅了幾天，今日還消閑一點，就找孫貞芬去。到那裡見她正忙着做棉衣呢。孫貞芬見了她，就丟開活計，笑道：「妳不是給花王趕嫁裝嗎？真也難爲了妳了。」金碧蔭笑道：「我會幹什麼呢？不過她死賴着問我：「什麼衣料好，什麼顏色配什麼合適罷啦。誰能同妳一樣，不肯化錢，自己做衣裳呢。」兩人說了好些話，無非是陳淑麗嫁吳校長的問題。孫貞芬道：「陳小姐由花王一陞到了校長太太的位置，可是苦了胡超塵了。超塵本是樂觀份子，這幾天眼看着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頹喪的不堪了。別只說男子們薄倖，女子們無情的也是應有儘有。」金碧蔭還沒答話，見樓玉蘭，笑巍巍進來，說道：「蜜絲金快回去吧，天快黑了，風也止了，陰着天說不定就要下雨；偏偏的淩吟雪，來叫妳回去呢。」說着格格笑個不住。孫貞芬也笑着說：「兩星期妳沒回家去，譬的小凌跑來了。快去快去，叫人家儘等着，

也好意思的嗎？」金碧蔭道：「理他呢？妳們沒有一個好的。」樓玉蘭道：「真的，誰還冤妳不成。」見金碧蔭去了，樓玉蘭也轉身回家；忽然天竟下起濛濛小雨，她就緊走幾步，看見前面一條身影，到跟前一看，竟是魏畫橋。

樓玉蘭忽有所悟，很神祕的笑了。問道：「密斯脫魏怎麼跑到這裡來玩呢？天已黑了，況又下雨，妳還不趕快回去？」魏畫橋見她這麼說，陡然一驚，倒答不出所以然來。見她嫣然一笑，就走了。呆立着只望見她的背影，在暮氣沉沉裡蠕動，漸漸的看不見了。望西山也在一團雲霧裡隱住。正是：「柳煙潮漲，蔓草淒迷；玉泉山，萬壽山，隱於目前。蒼松翠柏，塔影山莊，接連雲際。」魏畫橋還在那裏悵悵徘徊。踟躕久之。看見雲衢裏少微露出一絲兒光輝，隨着衝出半輪新月，一幌就被黑雲遮去了！此時約已九點多鐘，他才慢慢的回來，對着一盞孤燈，悵然久之，若有所失；不知謂什麼，滴滴流下淚來。側首一聽，外邊瑟瑟嗒嗒的又像下雨。心有所感，遂填臺城路詞一闋云：

「陰霾雲愁黃昏後，幾片落葉經秋。」

雨聲浙瀝，鶴唳風吼，衰草野渡橫舟。

淒涼情緒，想借酒澆愁，無語低頭。

柳遮孤影，灑淚曠野恨悠悠。

犬吠西山人家，古道野馬嘶，易水長流。

雲衢冰輪，皎潔如舊，淚洗笑靨帶羞。

芳容半掩，悲萬物蒼顏！枯槁憔悴。

凝睇青光，被浮雲遮住。」

魏畫橋細聲微吟了一遍，丟開想着去睡，聽着一派細樂，發於隔壁，笙歌嘹亮，煞是好聽，把以前悲哀，全都釋掉。正聽的出神，見胡超塵滿面淚痕，走了進來，躺在床上，哭的非常之痛，魏畫橋看他如此，也不禁有點兒悽涼了。

雖知是爲陳淑麗嫁吳校長的事；但是也無法來安慰他喲！想起了自己和碧蔭的

命運，也不由陪着他哭去；只哭的一盞油燈，由小而微了。慘淡的燈光，愈覺悲哀而可憐。

二人的身影，恍惚立在懸崖之顛，下臨深淵；渾身顫動的戰戰兢兢！一跌足就要喪身此地。饒這麼危險，還有許多的人們，也有認得的，也有不認得的，結隊成羣，慢慢躡了上來。魏畫橋着了，真不明其所以！他正這麼胡思，只見胡超崖叫了一聲：『畫橋，這就是青年的歸宿地啣！』一個斛斗就翻下去了。魏畫橋哎啣了一聲，唬了一身冷汗，展開眼睛一看，伏几而臥，燈光猶明，誰知竟是一個噩夢。正是：

『深夜填詞太淒涼。風雨蕭蕭斷人腸！』

幻覺掬來靈均淚，悲秋悲離總是傷。

夕陽紅樓渡流霞，笙歌長夜是誰家，

大傅揮淚悲蔓草。忍聞鶯啼薄命花。』

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嘯燕識於故都

(已完)

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日出版

青春夢

定價大洋六角

著者 李 嘯 燕

校 正 者 韓 鶴 亭

發 出 行 版 處 兼 北 平 益 東 圖 書 社

印 刷 者 和 平 門 外 東 南 園 斌 興 印 書 局

南 局 三 九 六 七

代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房



北平  
益東圖書社出版

長篇  
小說

鶯  
花  
外  
笈

嘯燕著

定價大洋八角

## 錯 誤 校 眞

- 第八頁 第二行 第十一字(生)改(右)
- 第三十五頁 第二行 第四，五字(了過)改(過了)
- 第三十五頁 第四行 十四，十五字(襯相)改(相襯)
- 第三十五頁 第四行 第三十二字(鴛鴦)改(鴛鴦)
- 第三十五頁 第八行 第十六字(號)改(號)
- 第五十八頁 第九行 第三十四字(地)改(坎)
- 第七十一頁 第五行 第七字(溥)改(薄)
- 第七十一頁 第五行 第十三字(呢)改(呢)
- 第一百四十四頁 第六行 第十三字(託轉)改(轉託)
- 第一百二十七頁 第一行 第三字(雲愁)改(愁雲)

